附錄

# 老峯集

數

#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目錄

附錄上

#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 附錄

### 筵中說話

壬辰四月二十六日校理閔鼎重應旨上疏入啓特命引見入侍　上曰覽爾疏辭蓋應旨進言而語及姜獄事有何聞知而出此言耶對曰云云　上曰耽羅漂漢雖無爾言予亦惻然不須言大義求之人理實所不忍前日我國之人不能善處束縛　天朝赤子投於虎狼之口竟至斬殺無遺予嘗痛恨今又以此輩驅送彼中予豈忍此乎其徒二百獲生者只二十

餘人尤可矜惻而但念旣不能宥審善處則雖以煦
煦小仁掩置不送其在國家之計洩漏之患亦不可
不慮洩漏之後彼若致責於國家則其患必不至於
覆亡不須關念而每以如許等事歸咎於任事之臣
恐嚇操縱羞辱萬端如前領議政及領府事俱以可
任大臣幾陷不測尚在廢蟄中使予不得任意用之
實恐復有此患故不敢爲此擧矣凡我國機密等事
在下者不能愼秘每致洩漏頃者李溟翼乃是朝夕
入侍之臣予豈好爲酷刑也哉誠出於不得不爾而
臺官等大言爭執益以彰露自此之後每懼宣洩有

若自縶其手足者然無可爲也領議政李景奭領府事李敬輿對曰我國之人本無深遠之慮其時臺官亦不知 聖意所在而但念史官係獄受刑乃是無前之擧故敢爲爭執豈爲私自營護之計耶 上曰方今不無怨國之奸宄秉釁售計而國家囙難辨察雖或有之豈敢曰汝必陰賊云而加之罪乎到此地頭不如彌縫故徒自慨然爾對曰如臣愚劣只切憂國伏承 聖教不勝痛切 上曰天心不豫予亦無才在廷諸臣亦無倚仗之人事多苟簡時勢至此古人云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今以數千里疆域縮伏而不敢標營良

可慨也對曰時運不幸値此艱厄而國事淺露未有
寄勿之謀豈非可憂之大者乎漂漢輩今若具船還
送則意外之患不可不念濟州則乃是絶島見事可
移勿淺接置島中官給料食得終天年豈不可乎
上曰爾言可謂善思之矣島中留置本爲不可而恐
致不審畢竟爲彼人所詰責則不如當初直送之爲
愈今不用此計而此後則言于備局分付邊臣如或
復有如此之事不爲煩報諸帥直爲秘通于本司以
爲稟處之地而如渠等所乘之船完固可載者自其
處善護以送如其敗船者亦即馳啓以待朝廷處置

而使不至煩人聽聞可也須者濟牧狀啓政院用密匣投入以爲會得這意矣翌日道臣之啓又至慮其煩泄留中不下者三日俄而遣帥之報紛然沓至使人人皆得知之如是而可得秘密無洩耶殊可歎也上曰頃日召用之臣皆以山林讀書之人有篤信自修之工若置諸朝端豈不爲一世矜式而使人有所敬憚也哉其時兇賊輩以爲將不利於渠輩飛語簒中使彼人遂疑斥和之擧復出於山野之臣卒致恐嚇之患時勢至此不得復用予之不能用夫豈相忘而然也實慮貽禍於二三臣故也對曰其時宋時烈

等作事不能容忽竟致狼狽臣實恨之 上曰凡人
之才豈可以數月之內判其能否人言時烈無才而
予則以爲未及試其有才無才耳向者宋時烈疏批
雖在山野凡有所懷悉陳無隱以補予闕失如在左
右云者予實有意爾予旣拘於時勢今不能用故恩
聞其言耳對曰 聖敎至此實是臣民之幸儒者濶
於世情則雖或有之置諸左右出入啓沃上以裨補
聖德下以矜式一世則非儒者莫可前日召用之臣
則雖以致煩敵人爲嫌此外亦豈無可用之賢材乎
上曰雖山林之人無所拘忌者則我可以用之矣果

措誰歟對曰今世如尹鑴尹宣舉等俱以文學爲時
屬望。殿下特命白衣召見如故事使之各陳所懷
其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遣還俾得加勉可也鑴
孝全之子宣舉煌之子也俱有世臣之分而若論其
人品則鑴才識超邁宣舉器局堅確矣 上曰用儒
之道從容循序可也而每見擧措汲汲又從而世人
之責望太過以致狼狽是可慮也對曰臣伏見今世
之人無留心世務者實無可用之才若此人等雖
山野讀書而亦非忘世之人 殿下必誠求之豈不
出而爲 殿下用哉其人才學爲世所推問于諸臣

則亦可知矣 上更問名字仍命承旨書名以入
上曰疏末俞棨事爾以爲無乃別有三至之譏云者
有由然矣非獨爾言自前已有此說云矣所謂優容
者欲指當初玉堂陳劄時優答而此所以答於多官
豈但爲棨也陳疏之後不卽治其罪者欲待卒哭從
容處之故也予豈聽人譏言而罪之也對曰臣所謂
優容者非謂館劄優答之謂也以其後累除近班故
也所謂三至之譏者臣非謂必有是事初以無情之
事天怒轉激故求之不得擬或有此譏設辭耳 上
曰予亦意其設辭矣棨當初只上疏而已則有何可

怨至欲論落必伸己志甚可惡也對曰此事臣所詳
知故累陳其可怨之狀臣今日當罪其說爲其時
殿下新卽位優容言者故只以宗祖及疊號爲未安
欲陳典禮之不合副提學首發其論再次會坐而竟
不能上劄沈大孚以爲論禮之擧不可中止先爲投
章而兪棨繼上矣棨之爲諫官時避辭措語果爲誤
着以此爲罪渠亦甘心但此亦緣渠陳疏之後旋授
諫官不敢自安有此引避之擧而自不覺其失之於
言語之間耳若其貶駁 先王之敎則臣明知其不
然其後趙贇爲司諫棨爲獻納時贇以爲此是莫大

之典禮不可不更爲論啓蔡以爲臺諫啓辭事體殊別近於貶議君上不如陳劉爭之贊亦然之擬欲竄名上劉已爲搆草因事俱遽而不果上於此亦可見蔡等之本情無他矣況大乎爲人簡約有文才蔡本是人才且有文學臣曾見其爲人則決非憸邪小人故累次陳干項者又陳其不可不收用之意矣自上斷之以大罪臣之形跡有若營護者然不勝惶恐上曰此亦有懷必達之義有何不可乎古人則有忠厚之風矣宋仁宗以批頰之事用後宮尚氏及呂夷簡讒間至有廢后之擧而當時不爲深非廟號仁宗

未知今人論議出於宋儒之上幾許等而必欲伸其
已志耶對曰臣之所達陳其本情之實非有他也設
令蔡等有誹謗之事不宜錮於 聖明之世以彰含
垢之德可也 上曰雖微求言之敎近侍之臣固可
有懷必達矧予旣已求言而爾亦悉陳無隱予不以
爲過矣不用批答者慮或支離淡煩故引見而面諭
矣對曰臣愚誠所激狂妄無取而至蒙 温諭不勝
惶感
壬戌十一月二十四日晝講入侍講訖左議政閔鼎
重啓曰臣病伏數月久未得出入經席今因開講竊

欲瞻望威儀無陳所懷敢此入侍近者自 上至誠
勤懇召致領府事宋時烈中外拭目皆以爲將有大
振作大有爲之擧曾未數日蒼黃去國旋又引年固
請休致 聖諭屢勤尙無造朝之期羣情之缺望爲
如何哉時烈卽 孝廟潛邸時大君師傅也 孝廟
平日已有特達之知及其 卽阼首先招延同時被
召元老大臣則有若文正公金尙憲草野宿德則有
若文敬公金集並列于朝一國臣民擧皆拭目佇見
至治時烈等主激濁揚淸之論以致不悅者滋多
謗言喧傳且經 孝廟久在瀋館北人亦知有不世

出之英署恐有非常之擧意在覘覸使价相續於道通官鄭命壽乃我國俘虜而與譯官李馨長結爲腹心表裏相應國家大小事無不潛通命壽到灣上宣言汝國招致金尚憲金集等將欲何爲當先除去此等人恐喝甚急朝野洶洶　孝廟自內招馨長跪之閤門外而命之曰草野之人無意立朝而予實懇迫力致今若有慮外之事則不計國家存亡決不可從且將先赤汝族予之平日事命壽所知也宜以此言于命壽自有此命命壽未過關西之界而恐喝之言已止矣時烈等因此不安並卽退去臣嘗忝館職疏

陳時烈等不可不召用之意　孝廟引見諭以予之欲用時烈等之意何嘗忘于懷而我國凡事易於宣洩有若縛繫我手足者然予欲先爲可用之勢而後召之　孝廟末年屢召不來遂以　御札諭以與同國事之意時烈卽至時烈剛嚴自守進退不苟必有所事然後進　恩禮雖隆無所猷爲則退一日於筵中相臣元斗杓啓曰宋時烈爲銓長不能甄拔淹滯之人材時烈引以自咎　孝廟色豫敎曰意謂吏判聞此不安今乃自咎不復辭遜良可喜也盖時烈之意旣當國事則不當以小嫌引去也其　上下相

信有如此也曾未幾何臣民無祿 孝廟昇遐繼有流言時烈力辭乞退 先王至誠挽留終欲臨視則時烈惶恐遁去矣其後應召再至輒有建白欲有所爲而時議不合亦即退歸矣向者羣奸搆揑納諸不測之地幸賴 聖明洞燭其無罪得免滅族之誅時烈感激圖報之心豈有極哉自以衰老多病退伏田野 聖上備盡誠禮勤召數年而後僅乃致之李玄錫乃以數行文字動搖而促其去凡媢嫉驅逐之計豈待張皇辭說而後爲可惡哉數句之中用意則甚長識極痛駭旣使元老儒賢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

上則其於國體關係如何臺論請寬實未爲過臣之前後陳請　允從者良以此也卽今閭巷一種之說以爲　聖上之尊禮時烈可謂勤至而其實　聖心猶未釋然於禮論無非假借之虛文玄錫發問嘗試之計未必不由於此也臣於庚申秋間略以禮論曲折陳達於筵中　聖上旣已開釋敎諭而且以宋尚敏特賜伸寃收錄其子觀之可知上下更無疑阻之事而人之爲言乃至於此深可駭歎時烈䟽中所云宿負尚重人言未已者似亦由此而發也臣請更陳禮論本末當初服制議定之時大臣欲用國制朞年

之制時烈等亦皆從之及許穆上疏請行三年之制
先王命議于大臣儒臣則時烈等始陳所見不同之
由其後屢次下詢屢次論難反覆援引無所不至而
終亦無改乎大臣所定朞年之制及至甲寅 仁宣
王后昇遐之日國制嫡婦庶婦其服各異而禮官初
不稟定之以朞年啓下旋又無端改以大功付標舉措
顚倒固難免其責矣其後 先王令大臣六卿三司
會議以啓竊想 聖意欲令參酌古今爲之定制而
羣下未能明知只爲考出己亥禮議以啓 先王始
下未安之敎而 下敎中非朝家措施之事云者實

指時烈等所論也仰惟 聖心以爲明家既用國制則時烈等羣議雖有所云云不過爲彼此相難而已終歸於不用之空言更不必援此爲斷也於是有旨相罷譴之命其時時烈方在田野尤何以與知朝議之得失乎蓋古經解見人各不同聚訟之論從古而然若使時烈所見謬誤則自當見正於後世之大眼目有何執空言論罪之事而羣奸傅會構捏終乃極之於逆律其所設意可謂憯矣卽今是非已定更無可憂而流行之言猶且如此豈不痛哉閭巷間所聞不必上達而自 上須知此等非狀然後群情快釋

可無上下擬阻之患故茲敢仰陳　上曰此事卿曾亦言之予以其時雖爲羣奸所排擯非有擬阻等語答之卿今又言之予意之釋然羣下孰不知之而媢嫉之輩初旣以此排擯故尙今行言不止誠可痛也閭巷之說雖如此在廷之人孰不知其無擬阻之心也仍又再三諄復鼎重曰　聖心之釋然羣下孰不知之然臣之更以此陳達者欲望　聖心知有此等事狀而善處之耳承旨趙持謙傳諭後狀啓中所謂欲面陳所懷云者未知何事而時烈之旋曾近所不忍遽去者亦可見其愛　君憂國惓惓不忘之心也

至上之待時烈誠禮備至更無所加苟以與同國事之意勤懇招延則時烈亦豈敢終不應召乎旣致時烈之後李翔尹拯朴世采等諸人又皆以禮招致羣賢畢集共理國事則 聖上願治之誠庶有從欲之效矣如臣無似久叨匪據無所裨補當此災異荐至飢饉洊甚之時招延諸賢咸聚朝廷則轉危爲安之機實在於是故不避煩瀆敢此仰達 上曰予之無疑阻之意羣下應已洞知而媢嫉之輩當初以此搆誣故到今猶有窺覘之心玄錫之乘時投疏亦出於此也予豈以此有疑阻之心乎持議書啓中以爲不

許引年之請故不來云予欲仍爲敦勉而又以强迫爲未安從當更諭予意期於必來領府事亦豈恝然乎終必至矣領府事若來則當此艱虞之時補益之效豈淺尠哉

甲子五月十三日備局引見時左議政閔鼎重啓曰近以司饔直長崔愼上疏論議紛紜此事所關重大不可不明其是非矣愼本以北道會寧之人來學於領中樞宋時烈其爲人不無可取前後陳疏亦非一二今者遽闡同門可愕之事其欲爲師辨白者揆以義理何可已也第遐鄉之人不嫺文辭措語之間不

能稱停誠有妄誤之失而尹拯書中既以義利雙行王霸並用等語恣加詆斥故辨白之際歷叙拯之致憾本末而已謂之搆誣非其實状也前參判朴世采疏中所引古事亦不襯着姑以金宗直金宏弼事言之自是師弟間相警之意豈可與拯之致疑本源言行之間者比而同之哉贈參議尹宣擧自少氣節過人丙子之亂率妻子入江都嘗以陳東自許及其事意又引北地王諶事欲以自處此是年少時事未知其盡合於義理而經亂以後專心用力於古人爲己之學其所成就爲儕友士林之所推許景慕矣鑴之

改註中庸時烈往見痛責則鑴曰經傳奧義豈朱子獨知而吾輩不知之耶時烈又貽書責之鑴終不服時烈遂絕之絕鑴最早者時烈也及至禮論相爭之日鑴倡爲卑主貳宗之說故判書宋浚吉亦絕之宣擧則與鑴最相親厚不但宣擧知此臣亦與鑴交契如骨肉不能明知其心果出於戕害士類未卽相絕因人聞之宣擧亦不能卽絕士友間亦或有終不能絕者絕鑴早晚似無大段可議而其有損於君子知人之明者非細故臣亦受責於時烈者屢矣愼疏所云蓋欲備陳曲折而遣辭妄誤雖不可謂之無失若

謂之出於侵侮則不但非其本情渠亦何敢乃爾嘗
聞拯與儕流相語曰如我師弟之間情義之篤非他
人比今乃因其私憾詆毀至此在拯實爲大段不是
處朝家不當復以平日待賢之禮待之更觀其悔改
樹立之如何徐議處之之道可也若因此是非不明
以致論議乖張則實有傷於風敎不得不仰達矣領
議政金壽恒曰尹拯之事初出於私書往復本非朝
家之所與知而到今崔愼朴世采以此相繼陳疏旣
已上徹 天聽則不可諉以私書而置之且其是非
所關重大非如一時論議之得失如以愼言爲是則

宋時烈當爲何樣人耶 累朝之所尊信士林之所宗仰者皆將爲虛套矣如其不然則極之所失非尋常語言之過彼此是非之間不容依違苟且不可不明白辨別矣崔愼以避方之人本來木强疏中措語誠有過激矣中者而若其大意則只欲爲宋時烈辨誣固不當深斥尹拯則雖是從前禮遇之人此後朝家待拯之道恐不宜如前日也尹宣擧自少有氣節負名望而及經江都之變心懷隱痛終身自廢用力學問志行篤實大爲士論所推重設令江都之事或有未盡畢竟所就卓然如此一世推重亦在於此則

非後生末學所敢輕加評議愼疏所論固未免妄率
而然亦豈出於詆辱之意乎至於朴世采疏中所引
古事亦有不相襯着者矣先正臣金宏弼卽金宗直
之門人也宗直位高而無所建明故宏弼投詩有規
諷之意後人仍謂宏弼貳於宗直先正臣奇大升嘗
論此事以爲師生無相貳之義此必出於誤記云矣
朴衡卽先正臣金正國之門人也金正國己卯士禍
之後廣處鄕曲金安老爲相以故舊之義致書相問
正國答書有竊託台庇四字故衡擬具近於卑屈欲
刪去四字於本稿中正國以爲此不過書札間例用

之語只是謙遜底意與論孤有異云此等問答豈有不可乎黃愼卽先正臣成渾門人也壬辰後天朝欲與倭賊通和　宣廟嘗於筵中下詢其可否於諸臣渾以爲我國形勢旣不能自立不得不姑從　天朝之命以此爲對而黃愼之意則以通和爲不可故以書質問於渾至於累度往復矣此何可與拯之今日事比而同之乎師生之間有疑則叩質有過則規諫自是義理之所當然而至於與人私相非議直斥其學術本源曾所未聞也且世采疏中謂愼如得奇實云愼之投疏不過爲師伸辨而已於拯非有用意

構陷之事則以此爲言亦未知其恰當也　上曰崔
愼疏中措語雖有未妥處大意則爲師辨白故優答
矣尹拯則自前禮待矣今以此事觀之可異矣鼎重
曰譽人毀人必於其倫宋時烈言論本來峻正若謂
之過峻則人或瑩聽欲以義利雙行王霸並用等語
毀之則誠所謂指伯夷爲貪人孰信之乎假令時烈
實有過失在拯自處之義不當先出惡聲因其私憾
積漸至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壽恒曰臣雖未見拯
而素聞資稟最美數十年讀書爲一時重望而今忽
有此事此必見識不明心有所蔽自不覺其流入於

不是處耳 上曰此事似出於私憾實是世變而朴世采如得奇寶之言亦未穩當矣鼎重曰朴世采以其書牘往復致此傳布鬧擾之端其所不安勢所固然疏中所引雖不襯着若其本意則欲爲調劑之地而亦不以拯爲是矣 上曰近來世道大壞日後如有爲拯伸救者則大老想必不安而朝著又生一鬧端可念也

湖南暗行御史別單書啓（壬辰二月初九日受命 三月十二日復命）

軍政一款乃是十餘年不爲整頓之事故至如列邑所儲軍器雖或修鍊取色實無可用各浦戰船器械

草兵亦甚不齊誠極寒心此盖由於兵使水使事務煩多體面尊重巡歷之時亦不能一一親自檢閱或令軍官代行漸至怠慢臨時行賂免責而若其軍制之弊方有不可言臣之妄意則各營虞候充位而已實無猷爲虞候之設豈端使然哉盖由於位卑而望輕也今若擇文士侍從之臣有才望者間間差送使之不時巡歷看檢則其出入之節比帥將甚輕而號令可以易行也如是而列邑中不用命者斷以軍律則軍政庶得修明矣不但此也在營則與帥將同議治兵相與可否經年從事備知軍機則他日還朝可

以御備頗問而其有稱於日後緩急必多矣設或師將失人有不法侵軍之事亦必有所忌憚而得以兩益也臣考諸古史樹立大勳勞者多出於儒將若韓琦范仲淹之類是也亦皆自少從事於戎閫及坐廟堂規畫邊事無異目見亦其一時養才之效也臣聞祖宗朝侍從之臣有出除僉使而後以大司諫司諫召還者 聖祖深意豈偶然哉臣以爲僉使萬戶亦可間用文士也

臣聞於民間則山邑等處每年騎步兵一名徵正鐵四五兩或八九兩以納兵營云臣回時招問兵使軍

官則盖軍器所用而分定各官者也各官無出處故徵責於軍兵已成謬規或有濫捧而爲官中私用者或有本官例有鐵匠所納而亦徵於軍兵者軍兵則難於辦備以家中所用鋤鏁刀鋸等物持納于官非但侵害不貲所見亦甚不美反不如賦民之爲愈也雖未知作俑者爲誰而臣竊念兵使必有軍布自辦之勢而各官亦必有便宜措備之事合當變通以慰軍情

山田火粟似聞項年呂姓人陳疏禁斷其意盖慮逃逋之民厭避徭役隱居深谷燒山種粟不定厥居因

以爲盜故耳然而此則國家雖禁山耕奸惡之徒逃
入於人烟不通之域者官守之所難摘發也近年南
方去亂旣久人物稍蕃田土狹小窮民失產本無恒
業山陵陂澤幷得耕作而一有禁令絕其命道道內
民怨莫過於此不但本道如此臣曾見江原京畿之
民亦甚怨之速爲撤禁俾民安集似爲宜當臣嘗寓
居湖西堤川地其地乃是深峽居民鮮少而耕種之
跡多在山崖間問之故老則去壬辰以前人民盛衆田
疇甚狹高峯絕頂無處不耕云亦是太平時好事也
今臣之還也和順之民遮道哀號指點東西四顧之

內山頹立者皆種兩麥得雨方祿邑無廣野寸地不
既踰趍崎嶇勞苦辦此而從而禁之無以食力奈之
何資以爲生也臣竊恐朝廷不得細悉如許民情也
監司沈澤乃期已迫民情惟恐失之蓋澤實無敏給
之才而勤於爲職日以繼夜採訪物情備諳吏事處
心確實不拘於私各邑守令亦皆畏憚前歲飢民專
得救活又辦數千石穀物今方賑急一道之內洽然
悅服皆願仍留數年全州之民願得替授本府以臣
妄意計之民情既如此而澤之爲客宦亦且多年渠
雖奔走盡心不敢言私凡人之情宦力之餘亦有所

樂可以有勸國家待勞之道豈無軫念之擧乎令若
許令兼任全州以終三年則國家省一守官全州得
賢太守 殿下亦且少弛湖南數年之憂矣然若難
於創開新規則國家設官本為治民今於澤邑從民
願而破格許之後令為例有何妨乎
臣今見道內邊鎮則實為虛疎無足可恃誠極寒心
謹以妄料區畫以進或冀採納國法全南諸鎮分防
之數大率過冬則水陸軍并三十一名風和水陸軍
并上浦則六十名下浦則八十三名而此則用於禮
格者也又有射夫上浦則十名下浦則十五名以為

禦敵之用而此則只防於風和之時而過冬則無之
先王朝始令諸鎭擇於土兵水軍中立砲手二十四
名然而射砲合數僅三十餘名以此禦敵豈成功
況戰船甚大八十六十之格軍猶患其不足此外四
挾船又無元定凌櫓若或冬月生變如前朝之時則
將無以爲備臣竊恐朝廷亦不能細悉其如許狀也
且每朔射夫防軍等迭相替代本不慣習離鄕遠戍
不能耐苦盡爲納布而還爲邊將者代立土兵矣土
兵之代立者若一一執役備邊者如防軍則似爲便
好而今臣點閱則其所代者皆是鎭將之居常使喚

吏卒鎭撫軍官軍也非輩役於官長無所資食故借
虛籍而受實價爲官長者亦念其任使之勞因以許
之故名題二簿而從一役也所謂自立者亦其土兵
中窮名求軍居在鎭下者也有何添防之意乎今以
下浦鎭爲言之風和六朔則每朔防軍及射夫收布
二百九十四疋過冬六朔則每朔防軍收布九十三
疋都合一年收布二千三百二十二疋也水陸之軍
旣厭從戍且類多浦鎭邊村之民郡縣雖或督送到
鎭之後私自納布添給糧資而後遞卒始爲許代遞
將從而然退嬰端百出若不變通終無回遞之日而

徒為侵民之歸臣詢問軍情則收布之舉乃其情願若自所居官收合以送則既無往來之勞又無點退添給之舉故民實便之臣意則每年浦鎮入防之軍自所居之官計朔收布送于邊將令邊將選擇土兵或募勇士編為舟師月給收布三疋為其資食而勿論過冬風和惟以戰備為事有若京砲手之給料團鍊者則庶可便民而固邊臣以都合收布之數計之則其數可以一年之內每朔立軍六十四名而又餘六名之價足以備器械也一浦之鎮六十四名之精兵鍊弓弩砲各效其能永定為屬則自無外侮之侵

而邊驛無虞矣其餘諸鎭亦爲隨其多少以此推類一
據變通然而格軍則不在此限亦當別爲料理可無
疎虞臣之妄意又以爲邊鎭近處多有京司屯田若
自朝廷許爲邊鎭令其土兵及失産流民得以耕食
除其雜役務加念恤俾得安接以爲常時統屬臨急
櫓格之用則此輩生長海濱漁樵游泳皆在於水操
舟理楫乃其習性利其耕種不募自集許多格軍可
能坐辦又每鎭皆有水手數十名以備治船其經營
重若以屯田所出五分取二一則爲水手酬勞之資
一則或給鎭將爲士卒費或令本司取之亦可也多

步曲折當俟面對具陳而然念創設之始必得人後
可苟不得人不如不爲之爲愈也
海邑戰船每於改造之時價米三百石其他器械鐵
物與裝春秋操鍊之費一邑物力殆半焉實是邊備
之重事而各邑每擇丁壯先立諸色正軍冀免上司
之譴責戰船所屬處櫓射砲則皆爲苟充團束不整
居常赴操之日爲守令者親到船所嚴令督責尚難
齊集況於有事之日乎 國家有急則守令例率陸
軍馳進兵營只使代將領船進赴水營而代將本是
鄕邑之人又無官職號令之事頑悍散亂之卒萬無

臨兵受制之勢以此思之則平日極力設備之重器終未免虛棄於海邊而已今若別設船將專委舟師船所附近陸軍束伍射砲與舟師換定以便常時操鍊又募浦民除其雜役專為隻櫓之用則屬船之兵知有船將為船將者亦有統制勢相倚使進退有關可以得賴於緩急而無虛棄之患矣或有以別創為難者此則不然慮料使喚皆仍代將之舊只以職名云分而使之仰屬本邑造船定軍并力同事又令水使上下其考以為遞轉之規似為宜當其間雖有小差輕重判然不必多辨

御營軍京砲手俱是衛士少無輕重而京砲保則或
編於束伍御營軍則以丁丑守城之功慰撫過厚俱
保三丁完減雜役户首則固當加待至於保率則丁
壯之人舉皆閑遊獨無編繫之處便作逸民本廳將
有蓄積徵納之規云而諸色軍兵亦豈有無其身役
而編于束伍者乎此輩平時雖稱軍保若或臨急則
終無統屬意外之患亦不可不念今若一切擇其壯
丁編于束伍或自本廳作一别隊時時操練以為臨
時調用之地似或宜當
列邑諸色軍兵既多正案編額恒難充數至如戰船

格軍全不備立每當水操之期收合老弱以爲一時
之用實難整齊於臨急誠爲可慮今聞康津縣曾以
本縣案付寺奴等除其身貢專屬戰船以爲格用自
近來還屬本寺收布米上納云今若依前諸海邑等
寺奴則屬船以重邊備似爲宜當
臣竊念爲國之急務惟在於收拾人才而遐遠之人
不能自拔淪沒虛老者甚多謹以所聞亦爲錄啓
全州出身金再寬 武才 金堤出身羅八紀 李後
民 武才 興德出身金萬見 騎射 李國馨 武才 高敬
出身金宗 崔善文 武才 古阜前參奉崔敬祉 諳行

長淵士人奇振鐸 學行　奇振甲 膂力過人　臨陂寓居
士人李世基 學行　南平進士徐震明 詞行　士人徐
存 孝行　和順進士曹瑅　士人崔自海 才行　曾守
憲 讀書守節　綾州士人安益之　梁禹甸　鄭蕃
鄭琰 孝弟行誼　寶城出身朴之茂 膂力過人　鄭始峻 武力
士人安嬉 學行　康津出身安忠益 膂力過人　金鍾
國　李尚馨　金時佸　前萬戶金汝翰　閔良
金時範 武力過人　士人尹東璘　尹東老　尹回天
吳得虎 才諝　長興前虞候馬以龍　進士安之
望 才諝　出身魏天會 武力　順天出身裵貴元 膂力過人

海南出使錄

嶺南賑貸御史書啓 三月二十八日 五月初六日復命

啓本

本道三月初七日入□大雪飛下風花積寸不但前見舊聞之所無則三月雪前亦有之而未有如今歲之甚莫不為之憂懼又於四月二十二日雷電雨雹雹之大者如鷄卵傷損新生木麥之苗甚酷

道內今年所納次幣木 特恩蠲減民皆感戴懽聳措動至有相聚迎臣而言曰願寄謝朝廷云云

道內老少士庶皆言向年朝廷推刷奴婢之舉大為

悉逋逃近賦莫不得藏今者乃以所刑之直補民役而
賞罪其始知朝廷之意有在也莫不領祝喜氣諧然今
昔朝廷罪指似爲得當而所謂至惡而神者果一不誣
也

臣爲廉問邊將出入海邊則浦民之最爲可矜者莫
甚於漁船收稅事也蓋浦民之造船漁採而納稅於
官實其情願而但年久船破之後杠槳極弊更造無
路而猶徵其稅又或有造船納稅者身死之徵寡妻
孤子不能漁採而猶徵其稅以此之故浦民失業離
散而亦不敢造船云以臣計之凡有此等究覈者令

本邑一一粘報而該司一切許減只徵於見存漁船
則不但除弊而已浦民亦皆樂於造船而徵稅之數
自致浸多矣又令統制使等官許給風落木俾不至
失業爲當一船所造亦不過四條木云矣至如鹽盆
收稅責徵於釜破人死之後者與此一款均爲矜惻
亦令一體變通
道內諸邑中有田稅海運上納之處如宜寧等近海
之邑則以海運爲便而如星州等遠海之邑則自罷
漕官領運之後賃船極難民弊甚迫皆願作木云蓋
作木之塞公私皆便而在公又無除出船價之事計

其得失實爲判然請令該司從所願近海各邑則運
米遠海各邑則作木永爲恒式俾得便民
居昌等邑有上納雀舌而元非土產故貿易之際一
斗之價多至大同木三十疋民不能支堪請令該司
更以居昌等邑所納雀舌之數加定於晉州等產出
之邑許以晉州等邑他役移定於居昌等邑係是民
瘼不可不變通
晉州兵營之城如有頹壞之處則使所屬各邑發民
改築而赴役之民以留滯爲苦給價雇立而歸以此
之故營下之人利其受價至有用意潛毁逐年起役

其弊日滋云云此尤甚言之也未知其果然而其爲
民弊則大可見矣將令該司申飭該營今後雖有減
汰頹壞之處毋於習操時得以點考私操之廢而合
諸軍設等以除遠民之來役以防營下之作奸
南海一邑在於海島中山川險隘田地稀少居民甚
鮮故自設本邑及四鎭浦之後卽罷牧馬之場已過
數百年矣去歲因監牧官所報而司僕寺以爲本寺
牧日督令收稅者至於二百七十餘結云民情窘迫
奔走來訴進及數日之程而猶不止焉觀其島中形
勢民間事情則依舊還罷以慰島民實爲允當

興善島萬戶是晉州之境在於海島中距本州爲百
里之外曾在甲戌歲監牧官申請每秋令本州造假
家積草以爲牧馬經冬之資朝廷許之自此以後晉
民不能支堪每年以四升綿布十同納于監牧以塞
其役而爲監牧者受其布而已實無養馬之用民情
怨怨今已多年以臣今行所聞見言之本場去冬至
今春所死馬一百四十餘匹云其無善牧之效此可
見矣臣到南海見二船泊置渡口問之則乃興善屯
穀運納之船候風於浦口者而公納之外私載細升
綿布乘至五同其憑公營私侵虐島民實爲痛悶請

令該司永蠲晉民假家雇布十同之役以復其舊以
　慰民心
泗川縣龍漢只十七名而戶曹則每年每一名徵稅
木十二疋統制使則每年每一名徵鹽三石監司則
一年都徵鹽十五石本邑則又編入於舟師格軍以
此計之每年一人之役果如何哉勢將離散所見誠
惻乞令該司分付本道減兩營所納之半俾得保存
宜當
善山府松洞居民衆多屋廬櫛比而近者抹鉛之輩
符御營廳分定歲制鄉民掘破人家之內其勢將至

於破毁一村民家而後已所見驚駭臣欲爲治罪而
非臣職管故姑令本府捉致採鉛之輩捧招放送俾
不得擅恣作拏侵害平民矣臣又聞此輩稱以有鉛
脉允於盛村中則到處掘土以示毁破之意村民恐
懼賂遺請免則受賂而去其弊不貲云請令該曹嚴
加飭令後鄕閭之間雖有鉛脉不許採取俾民安
保

金烏架山兩山城所儲各邑倉米每於三年一糶其
間民不見糶而白地徵償之弊一如南漢而尤有甚
焉蓋此兩城在於山頂絕險處故載運納糴之際牛

馬致斃者十居二三語及乎此民皆欲游此是除耗之糶而猶且如此則民弊所在大可見矣聞之物議皆以爲此城非如邊地朝夕待變之類宜於山腰稍平坦可通牛馬處設立倉庫常時收糴散糶於此而若有急警則閉糴輸入山城少無窘迫累次呈狀於前後監司則亦無不以爲然而以不敢自擅爲辭云臣謹以所聞參以兩城形勢似爲便好伏乞朝廷詢問於本道監司處速賜變通以慰窮民千萬幸甚

海邊各邑每於舟師合操之時有出站之事蓋本道左水使虞候及全羅兩水使兩虞候皆赴會故監司

分送各邑使之支供而一番所費多至米七十餘石其餘推此可知蓋諸帥所乘之船所載軍器多而又令支待於道界故必先期載船候風以往催奴婢叉手使令看吏鄉所外又僧徒擔故所費此多云聞之臣情至願以七十石白納而退實可矜念以臣見之諸帥既已乘船凡營中平日使喚及飲食諸具無一不備則濫侵各邑誠爲不當請令本道監司酌定支供之數如湖西大同之規使以乾物備納於諸帥船上而已無使排日支供如陸行之規以除民弊

道内各邑民生本來窮貧又値向者失稔多食富者

之債其或經年未償則債主以富强之家擁以徵債攘奪牛馬田畓恣行無忌以此之故窮民益困請令該司自今定式凡私債息利只以三年爲限雖有十年未償者更不得漸長其息申諭各道永爲通行之法如有恃强違越者論以重罪以扶弱民似便

各邑寺奴婢新刷之後一家之中應貢者多窮貧之民不能支給又有當初刷出時畏㤼納招虛名懸錄之類方爲一族之役者間或有之漸致逃徙似不可無寬貸保接之擧渠輩正貢雖不可除若其猪貸價及後木則限數年減除以慰其心似爲便當切乞朝

廷擇施似聞朝廷曾因道臣啓聞許減後木半匹云而此不足以救其患今臣所請非欲永減只願限數年安接間許蠲元貢外兩邑之徵而已更乞睿裁

各邑上納諸色紙役近來尤繁收捧白楮於民結給楮造紙於寺刹已成規例如無寺刹之邑則又徵布於民結轉貿於他邑其弊甚巨今聞尙州一寺屢苦紙役投屬於青平尉家云蓋此寺最善於造紙故尙州紙役獨自擔當者也尙州既失此寺其勢將至於貿納其爲民弊不言可知請令還給本州或以他寺換定雖或仍屬亦許本州上納諸紙則依前造出以

袪民弊不勝幸甚仍念遠道寺剎入屬宮家前所未有今遽創始若不塞之於初其勢必至滋蔓重困民生更乞朝廷亦賜禁抑

諸宮家差奴每恃勢力私自橫侵遠方之愚氓此不但朝廷之所不知亦是宮家之所不知也今以道內所聞言之青平尉家差奴因推奴事突入永川居兩班家作拏甚憯又金海地農所幹事之人侵虐鄉民稱以徵債私捉各人之妻至逞淫刑所謂幹事者亦非宮奴乃募入之類而依憑作拏又倍於宮家此今外方之極弊幸因監司言于內司差人改以他人代

定而重加究治物情稍快至如咸安宮庄燒毀之事亦因幹事者橫加侵虐衆怨俱興以至於此蓋念事之可爲者則呈于道臣邑倅執不依他聽理事之不可爲者則私自橫拏一任差奴等之所爲亦豈可爲四方觀乎請令內司今後中外依憑作獘者一一改定又命道臣隨現重治以示朝廷一視之本意不勝幸甚

列邑民獘無如統營貿販之事蓋統制使以營中魚塩載之於船差一軍官領去沿邊各邑轉貿米租而貿得之後令各邑輸入官倉如有用處則又令其邑

運来而又給船價故各邑不得已自民結貰船載送其弊日滋請令該營今後則所貿米租還載其船直自輸去不得留儲各邑民又聞販船往来之際令各邑出給曳船軍其間軍官作弊及軍人等沿江候待之役有不可言既是貿販則便與商船一體有異於國家漕運實不可擅用曳軍請令各邑今後一切勿給以存事體以除民弊

各邑 進上人蔘以土産納于監營則審藥以為不合封進而每每退却故不得已每一兩代以細木十疋備給審藥而審藥私自防納此則已成謬規有難

草罷而既以細木十匹防納之後若復見退於內醫
院則已給之價不可還徵於審藥故又不得已更備
細木十匹再爲防納於審藥審藥坐受兩利其弊有
不可言請令內醫院申飭諸道凡見退於京司者勿
復再捧於各邑只令責徵於防納之審藥以除民弊
上年四月戶曹移文於本道監司責徵長興庫等所
納供上紙之後價及作紙於晉州等五邑而係是前
所未有之事故粘報戶曹則果是書吏等僞造移文
也書吏作奸至於此甚手能操縱外方監司守令甚
非所以爲四方觀聽者而該曹不置重罪物情憤鬱

請令法司查出治罪以警吏習以慰民情
天地之財產有限故先王爲之制度俾民各安其分
而近來僧徒日盛處處寺刹創立新構務欲相勝層
樓傑屋彌亘山谷其所費用者盡是生民之膏血也
勸緣題疏誘惑愚民罔有紀極以俗諺一寺言之方
造一閣三年未成而除他物價外所入糧米至於二
千餘石云令人驚心實非細慮此外湖嶺莫不皆然
請令各道嚴加禁飭非橋梁客館不得已之役則諸
僧券文勿許踏印其所應許踏印者獨監司爲之守
令則不得擅行以杜其弊似當

臣之回時於固城路中臣濟居忠贊衛三名致辭馬
前曰吾輩年過老除之限又無子女丐乞閭里而京
府督令上京勢將死於道上乞蒙朝廷恩德臣見其
狀貌則鬚髮盡白須杖而行面有飢色體無完衣問
其姓名年齒則崔今連者年今七十九林巨福者年
六十六崔萬山者年六十問之吏胥則果是無子女
乞食之人云若使上京則必將死於道路所見極爲
矜惻臣即於道中許令還歸請令該府裁處
臣聞金山有故幼學李邦式之妻盧氏抱冤莫伸之
事詳問曲折且於回時親亦面訴究其本末則李邦

式以出繼之人頗饒奴僕厥兄邦憲納其一婢爲妾
及邦式早死其妻率乳下三子居生而邦憲之妾與
其親族仰役於盧氏者同謀咀呪盧氏二子相繼而
死當時告官成獄幾得覈決適値監司許積郡守朴
徽一時遞去而後來之官反覆其間至於文案刪去
緊語以致緩獄其死於杖下者只是盧氏之兩僕而
已作亮之輩又欲殺盧氏滅口乘夜持劍突入其家
適賴其同宿亡夫之妹所救而免如此作變之事有
難掩覆而皆是諸族之奴僕故翌日請族咸會查出
作變之奴書名以給盧氏而其時邦憲方爲座首一

切沮抑俾不得伸冤洩憤而去年一子又死皆由其祟云盧氏稍識事理故不欲發告其士夫之兄每每發端而掩其實然臣聞之閭閻公議則皆憤邦憲之所為故臣令本郡捉囚邦憲而報于監司更為查正處斷

道內各驛本役既緊又有助布之弊疲殘驛卒到處稱寃蓋因亂後良才迎曙金郊三驛凋殘無以成形故有此外方他驛送布相助之舉云今則外方他驛皆有北京往來北使迎候之役而金郊則去亂已久必已蘇復除良才迎曙兩驛外金郊助布則蠲罷似

當似聞諸道則皆已縊罷而本道猶存云亦甚偏苦
事目內各邑諸色軍兵定已聚會于營將所駐之邑
先行點考後行試才者臣入其道內量察事情則南
方早暖農事方催營將在於晉州而所屬各邑或有
三日程者軍數又是六千餘名聚會閱試之際必費
許多日子又有有病之卒舁來逢點之弊故臣謹依
封書中相時善處之教即於各邑軍器點看之時因
爲聚會於本邑先爲點閱又及三月二十七日本營
習操聚軍之期馳往試才自三月二十四日先試晉
州之軍至四月初一日而各邑之軍畢試既違事目

惶恐俟罪

事目內點兵時御史親執容貌疤記成冊一一點看以防代點者臣謹依事目親自點看則各邑成冊一樣疎漏軍人顏面縛鐵之互錯身形長短之相違固不足言而至如疤有而書無疤無而書有年歲或有十餘之差錯父名或有案付之頓異臣驟見驚駭莫知其由然見其人爲狀則决是久編之卒有非一時代點之類故更加詳問察其曲折蓋各邑於軍案一事視之尋常主將點閱亦不執簿相準以致初入軍伍之際不爲詳問細記或有既問之後雜書誤記者

或聽他人之告遽爲塡書而不復檢覈訛謬之甚至於此多有難盡摘故只以其中大段差違者抄錄以啓以備朝廷處斷兵中晉州咸陽咸州稍勝而居昌最爲雜亂矣

馬軍有好馬應爲上等者皆在中等未知其由詳問物情則軍人等盖慮他日臨敵有上馬者必有別役故多般圖占中等而又或有所持馬不甚好而在上等者此則無勢力不得周旋之所致云云此實軍政之大者而猶且如是不可不嚴加申飭以防私僞而其中立好馬者請令該司別施賞典以勸他人不然

則人人皆立中馬而不肯買好馬矣

今番軍兵試才給賞蓋出於欲知成效與否而且爲
激勸之地故騎蒭四中三中馬鈍者雖不入於賞格
其才則可惜且念馬軍之與束伍窮貧則一也而又
有立馬之後官令之下賣田買馬者在在皆是似不
可不因其才而慰其心故臣敢以便宜給貢布四中
馬鈍者二匹三中馬鈍者一匹使之改立善馬射手
則入於賞格者十四邑中只有一人渠輩甚有無聊
之色故臣敢以便宜給貢布柳葉箭貫一中者一匹
柳葉箭片箭俱得邊一亇者一匹各邑中有兒童[illegible]

手觀其容體極其短弱而試放能中宜有獎愛故臣
敢以便宜給貢布邊一中者一匹并皆開錄以啓而
出於自擅違越事目惶恐待罪
本營所屬各邑軍兵處於山海之間太半獵砲故素
以能技稱而土産物衆窮寒莫甚數年訓鍊勞苦之
餘有此試才施賞之舉舉皆欣欣相悅其有得中受
賞者則一軍環立嘖嘖歆歎其中能手亦有過於希
望服動臂捽終不得一中而退者見之可喜亦可矜
也本營習操之時金海營軍兵二千餘名亦爲合操
來會而獨不得就試爭詬不均之寃軍情所在不可

不念而其間日期已迫有不及啓聞而稟定者故臣謹以便宜令金海營將只抄其自願者許試則其所願試者凡一百四十七名既試而砲得中五十五名而其入于賞格者則十七名故亦依事目定數一體施賞事出自擅惶恐待罪

臣以近臣當累年鍊兵之餘銜命遠來當以慰撫軍兵宣布朝廷德意爲務而各邑多軍累日聚會不可無慰悅之舉故與本道監司通議得營米四十石造酒兵使亦爲相助略設饋酺而罷

一束伍復户則每名五十負而各邑田結之數多寡不

同故出役多寡亦各不同役多之邑則五十負一年所復木綿六七疋役少之邑則一年所復不過三四疋云云大槩朝廷此擧專出於撫恤軍卒之意故聞于渠輩則皆有喜色然臣聞諸有識之言皆以爲此輩所復既少或復其自己所耕或復其鄰人之田實無每年收取補用軍裝之事而若過數年之久則擧皆自謂分內應得之物又必不知朝廷德意正所謂恩竭則慢者也實不如自官收合所復應入之物每年春秋令道臣或主將或別遣近臣試才論賞以之激勸之爲愈也斯言似得之矣

束伍軍定給奉足之後入有奉足不得陞定軍伍之令而但各邑束伍未必盡是土着之民間有流民入接者故朝編暮逃一年之內軍案改標者或至數番若此之類不可爲緩急之用也決矣當初束伍許給奉足時令軍兵各自望定故太半必擧其孩子子擧其老父或擧其鄰人之老弱其故不但不能得閑丁又慮他人之擧其親屬及鄰人而恣加侵責故以至於此云爾其中老者更不須言而當時幼者今已成長乃是土着之民也各邑既不敢違越事目陞入軍伍而軍兵等次次各以孩兒望入奉足其勢將至於

主着盡爲奉足而流民盡爲元軍不可不爲之變通
或令戶主有頃者陞其奉足而降其戶主似便
各邑軍兵訓鍊之初怨苦喧騰今則旣減朔數又且
累年狃習故稍爲安頓
軍兵之壯實與夫技藝之精熟俱勝於前日而所大
慮者無紀律統屬未成手足使用之勢以臣所見言
之隊長或不知隊內十人之姓名及有病有頃者旗
摠全不知一旗三十人之爲何哨官或不知旗摠隊
長之姓名與夫哨內百人之有病有頃者推是以上
至于千摠無不皆然此實由於各邑將官之不能擇

人而至如旗摠隊長則三十人十人之中以臣所見
亦有稍勝之人其所差者反或出於一旗一隊中之
衰劣者必是哨官輩各循已私之致以此之故點閱
之際行伍不能齊整號令不復遵一及到晉州鎮十
四邑軍兵聚會開試之日前期申令趂未明咸聚成
列臣於翌曉趂期而出則諸軍太半見臣之出而後
來會殊極怠慢而亦不但哨官軍卒之失而已故臣
一不問責而來臣又聞之閭巷則諸色之軍驕悍日
甚習操及營將試才之時成羣往來侵陵行路至以
土着品官而見辱者往往有之云臣問之將官輩則

答云非不祇責而不能禁止云至於今番習操後軍兵放還之際金海營軍兵列隊横行馳突田疇所經之處發穗兩麥糜爛殆半見之驚心惟望朝廷速賜申嚴若使軍無紀律而徒習技藝則恐或爲憂而不可爲用也程子之言曰韓信之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此正治軍之大法也各邑中咸陽軍兵稍有紀律勝於他邑

近來各邑軍務皆令座首主幹故道内主將巡歷操鍊之時逃故闕額技藝能否皆責於座首至如千把摠有闕皆令座首望定而諸將官則只爲領率軍兵

而已臣之令行凡干有頃詰之本尙則皆委之座首
而不肯自當座首又委之色吏而百獘緣於其間臣
竊恐非朝廷當初之本意也至如座首到處受責反
成賤役故稍有知識者抵死圖避苟充之人得以久
居各邑鄉風漸壞已非細慮而至如苟充久居者旣
執鄉憲又主軍務能作一邑威福此亦理勢之所固
然也窮簷軍卒於本管將官之外又得一剩官受制
者多見侵倍歧皆懷顑苦兩不相安或有見臣之行登山大呼乞軒
座首者此雖出於頑民惡習亦可見物情之所在也臣之愚意以爲各邑軍兵
旣皆附近作隊故如有遞故則本隊長卽告于旗摠

旗摠卽告于哨官哨官卽報于本官乃令見行之例
若本哨旣報之後未卽代定闕額者令座首當其責
此外技藝能否及習操時領軍等事一委將官俾不
相關且於試才之時一隊能否皆責隊長而爲之賞
罰以至旗摠哨官千摠把摠次第推論則統屬漸成
而渠輩私試必有成效之勢矣
各邑軍兵中旗摠隊長等與其管下諸卒同居鄰里
之間若有私相勸戒之擧則實勝於官家威令之督
責也請令該司申飭諸道凡旗摠隊長等任別爲試
才擇其入格優等者差定而責令常時私習營將巡

行之時一旗一隊之內不中者多則杖其旗摠隊長得中者多則賞其旗摠隊長以爲激勸之地似好

頃年朝廷申嚴之後軍士中米布收合之物一切皆罷而但於春秋兩操及營將試才之時每軍有米升租斗之收云云臣多般訪問則所謂米升者乃是擧案紙價也哨官輩例作一哨擧案呈于把摠千摠已任而又或有手本之事故用紙多而他無出處收合買用已成謬規云云所謂租斗者兵使營將巡行時所率營下之人甚多侵陵各邑責出酒食故邑吏都訓導輩不得已發用債而辦備以償而過後隨債用

之數收合於軍兵處云云請令兵使營將今後則巡行時依監司例勿率營下各人只率營吏鎭撫等有所幹不可闕之人以除各邑之弊

道內馬軍一身四役最爲偏苦將不能支所謂四役者各浦分防一也間年留布二也編入馬隊三也備納助粮布四也請令該司其入於馬隊者則許除留布及助粮布俾得保存宜當且念馬隊之中分防者甚多若有緩急或赴舟師或赴陸軍殊不專一亦望朝廷特除馬軍之分防而只以不入馬隊者輪次分防似便所謂助粮布者乃爲接待北使而設也細察軍情不可不速爲蠲除而臣曾見宋時烈每

言朝廷之於軍民之役寧爲正供而猶不可盡捨之贈遺俾民知其疾苦而不忘恩也此亦有見處救助糧布而別爲也設亦便

鎭海一邑最爲罷敝東西不過十餘里南北不過三里戶口五百餘民結八十五以此之故陸軍則只是馬軍七名舟師則以咸安郡陸軍二十二名添給矣咸安之軍越境應役不勝其苦今臣之行亦皆訴懇願入於本郡東伍云臣詳察鎭海事情則民戶田結若是些少而惟獨海邊一村最爲衆盛凌海本官設屬統營或爲都廳軍或爲屯軍所謂都廳軍者統營貿販軍官所使令也而其數至於一百餘名所謂屯

軍者統制使每年每名給常木一疋又令本官給復五十負而收捧米一石租二石而其數至於二十六名云其或不入於統營者則入於兵營海夫者四十一名監營海夫者九名鎭海之倅名爲朝廷命吏而私失人民田結於有力者至於此多反借卒於鄰邑以備海防誠極寒心伏乞朝廷特賜嚴飭搜出統營兵營監營所屬各人俾令盡充本邑舟師之數又以其餘及本邑前日舟師之卒並陞爲陸軍而咸安添給之軍則亦令本郡編入束伍之中一體作隊以去外帥縱恣之弊以示朝廷事體之嚴不勝幸甚知誠統營

以兵屯軍所納之米租爲難則抑有說焉統營無辛貿穀所儲盈滿於三道各邑雖失此鎭海一邑之屯軍亦不爲貧矣

外方各營牙兵之弊有不可不變通者夫牙兵之設比諸軍稍歇又主將視同私物偏加愛撫故願屬者多至有方編束伍而轉身投入者各營納而不拒本邑置而不問旣無限制其數日滋今以慶尚一道言之監司牙兵七千餘名則其數尤多於晉州一營之元軍是何事理臣實未曉至如兵使統制使牙兵亦過數千云道內諸軍莫非兵使所領則何用別作牙兵統制使則只領舟師而砲射格軍皆戴舡上其數

充足陸地牙兵無處可用請令該司斟酌定數以備
主將威儀之外並皆編入束伍宜當伏乞裁處
巨濟一邑在於海中自前專屬舟師而今則分爲陸
軍去其所長就其所短已非兵家之法又況越海往
來其於習操之際事多不便皆請加造戰船一隻而
依舊專屬舟師云云晉州之地一面濱海古有戰船
一隻後以本州民請許除赴西而加造戰船一隻此
雖出於晉民欲除赴西而發其實浦民不足不能充
二船之格若不變通則勢難久支請令該司除巨濟
陸軍屬之舟師而以晉州一船具軍器諸物一一移

給以遂其願又以晉州船卒換入於東伍則失彼得此適足相償而兩邑軍情皆遂其願實合便宜伏乞裁處

營將設立之後雖以堂上使命待之其受差之人多是新進資淺之人故察見軍情則實無敬畏之色乞以曾經閫帥之人間間差送以爲鎭壓之地

營將巡歷試才之時賞布不足至以一疋折給數人甚爲埋沒而該司又不趁期行會計數以給故上年秋冬則試才之後不得給賞云此亦當有變通

各邑旗牌官均是將官而或有以騎步兵受差者雖

仕滿至受六品告身而還屬本役渠輩皆以受帖之後還其本役殊無朝廷優假之意爲言請令該道今後則勿以騎步差定以傷事體爲當

各邑將官中晉州馬軍千摠出身孔興遠爲人信實又善騎射居昌束伍千摠李廷尹咸陽把摠梁萬濟宜寧把摠金尚鎰等爲人明敏又善幹事可合調用以勸他人

各邑正兵有頉者代定極難如有物故者則亦令其一族望定未及望定之前則仍徵番布於死者之寡妻聞之慘然請令該司申飭外方除逃亡外當身物

故者則自官代定無論時月如不遵行摘發論罪
國法凡民三父子入於軍役則許除其一以爲餘丁
而各邑或有六父子五父子四父子立役者蓋其曲
折二入馬軍一入武學而分防一入各營牙兵二入
束伍如此之類比比有之殊無朝廷許除之本意請
令該司早賜區處
知禮縣地僻民少諸色軍兒弱最多云臣入境見之
亦有八歲兒入於奉足者而有一品官所居村家悉
盛問之則無一人入於軍伍云臣聞之痛駭令本縣
除品官家中使喚外括出年四十以下十五以上閑

遊者則所捨者得九名云臣又令本縣報于兵使撰定老弱軍士之代矣

各鎮浦砲手在前一朔所給料米九斗矣自除添防之後減定六斗若當風和則不離朝夕在鎮待變者凡六朔也以六斗之米實不可以活其妻子到處呼寃理宜變通以臣計之各鎮在於海濱及島中故穀物甚貴雖有貿食之資若值風雨未赴一市便飢數日故渠輩情願樂受公糴今若令統制使分給營儲米租於各鎮如召募之規使得自鎮糶糴而只存元數除出其耗以爲砲手加粮之用則爲便當若其石

收則亦令算計酌定而分給之時又於各邑中儲多
難支處以之畫給少除邑弊亦便
各鎭水卒皆言 國家之視水陸之師固無差等而
陸軍則有閱試勸懲之典水軍則獨未入於此中實
爲寃抑云云至如兵使牙兵等類亦自畫鏡憲與束
伍同赴而不得與束伍同試甚寃云云係是軍情故
敢啓
東萊留館倭人柴炭軍每朔劃給各鎭浦防軍而其
爲苦役比諸他軍無有此甚不能自立每一名以常
木三十疋或歩木六疋雇得釜山之人代立而歸一

經斯役破毒盡家産實爲矜惻問其曲折則盖由海邊
柴炭不易故漸至如此云請令該司每朔柴炭定盡
數收布送于統營或左水營雇軍造炭作柴舡載輸
給于釜山似便
長木浦實是海路要害之處不可不設鎭似聞前後
統制之臣累次啓聞今方自統營新造戰舡以爲移
給之計云但本浦有司僕訓鍊兩屯田故興善監牧
官每秋往徵其稅所徵略少而居民之兩役實爲不
便以臣計之以司僕屯田移屬訓鍊令別將同管而
略出所徵之稅給料募人以立監色守舡沙工舞上

砲守之任似爲宜當其餘格軍射砲則幷以本浦屯田募軍爲之不煩於官已成貌樣伏乞朝廷於此一事裁酌善處或别賜指揮以固邊圉

舊加德島罷棄之後島中田土仍爲統營屯田後又荒廢矣自丙申歲加德天城兩鎭復入於舊島而土卒略有起耕之田熊川官以爲量案所付而編入民結土兵等越海供役趂限相催有難支堪又其結數些少元無損益於邑官臣意欲望朝廷仍以其數盡爲給復於土卒而計其所復之數量减兩鎭格軍之布公私兩便伏乞裁處

赤梁一鎭贅在於興善島牧場之中土兵如有墾荒
耕食者則牧子等以爲牧場所管之地而横加侵奪
轉相嫌怨不能相容或依多大浦例使萬戶兼察監
牧或以牧場餘地量給鎭卒俾得兩安宜當

嶺南暗行御史復命後承命書啓

臣入承 聖教退閱書啓中各條及以 榻前所陳
者更爲商量略加區畫遵依 聖旨錄爲一本冒昧
投進其他臣曾所聞見有關國事者擬欲入告遠至
榻前惶懍昏忘不得仰達退伏私室耿耿未已今欲
并入條錄伏俟睿裁不勝惶恐之至

臣昨奉 聖問營將設立後凡事如何亦有成效否臣對以云云退而竊伏念率爾仰對未究事情請得更陳蓋營將新設之初多言其不便故朝廷務欲鎮定徵借威勢太過而不思擇人委任之本故所差之人多是新進未經事者妄自尊重專務煩苛濫用刑杖侵夌縣邑以此列倅皆成仇怨軍民無不疾苦謗言喧傳京外一同此則非營將新設之過乃不得其人之致也官吏軍民視營將如視猛獸爲營將者亦知其然間有依違姑息以釣吏民之譽者循此成習則其爲無實與丙子以前所置者何異哉又有務欲

要驍求勝前人者亦不知訓鍊之大要而其所習責只在於各邑器械制度之如何軍裝服色之新舊總細瑣之末而已人各異見前後不同一番新到一番騷擾奈之何謗議之不興也自設營將以來有識之士或以爲不可不速罷或以爲旣設之後則不可罷也欲罷之說出於見其弊之切也不可罷之說爲其軍政之重也臣意則以爲旣設之後則固不可徑罷而主管一營其於訓鍊實有所益惟當以得人爲審而責其成效但不可假以威勢使成驕習也臣往來湖西則營將之弊實甚於嶺南略有曲折而條是煩

頗不敢盡述

營將負多多以新進差遣資望俱淺軍民視之等於虛疎不爲畏信而旣經營將則毋論新進轉陞閫帥故外方軍政之不整皆由於斯以臣所見言之右兵使金體乾擧措多便稍得軍情各邑軍民皆云宿將遠勝於少輩此臣之所以前日書啓請以曾經閫帥者間差營將之意也

營將每間一朔一巡點試而巡歷之際怱卒塞責殊不用意以此求效何異捕風臣意以爲營將亦當巡歷之月則簡其所率行到列邑留駐數日并察點試

而軍數稍多之邑則不必一時盡聚預先傳令排日
分哨今日聚二三哨點試後夕則放還明日又聚二
三哨點試後夕則放還則軍兵等無裹糧等待之弊
而鍊習之際亦必有實效矣
臣聞湖西營將除立者下車之外有令所駐邑多定
使喚排日立待者本邑將不能支云云湖南一營將
遍占番徒軍以爲漁獵之用而其數至於累百云云
如此之事皆宜痛禁
臣以迂拙素不解兵家而以方今所用兵法言之大
將之外又有中軍中軍則居陣中指揮一軍大將則

及居其後脫令中軍有驁悍難制者則一號之間事變難測所謂大將只是獨夫而已不但今之有識者皆以爲言亦古兵書之所無云矣況近日則分設營將各主兵權委任非不重矣而及至習操則虞候爲中軍其所指揮營將與千把摠無異雖至臨敵亦是一例平時差遣之際貴寄之重營將與虞候輕重逾越者蓋爲緩急之用任有大小故也而及當戰陣則以一軍之權盡歸之於職卑不擇之虞候而受其節制求之事理豈容如是臣意則宜罷中軍之號而大將率虞候及麾下褊裨自執中權指揮於營將紛屬

賜一以存古制伏乞聖明詢問稍諳知兵者早賜變通

諸道軍兵給復不可不罷之意昨已備達於 榻前今不宜更爲煩瀆而請復以一款極難處者陳之蓋給復之後各邑民結甚縮已有平民偏苦之患固不可不慮況今各營軍兵其數畧少若欲詰戎須至增增額之後徵發爲遂一給復則民結殆盡慮此不給則新舊之兵或得或否其爲不均不但與怨亦非事體臣意則請依臣書啓中所請給復者則自官救合所復之入除貢者則蠲其役木而只徵元貢亦減升

數盡皆儲于本邑以爲試才施賞之用而亦可見今
給復除貢之數作爲定限日後軍額雖增而此數則
不復隨加實爲便宜更乞睿裁臣伏見回啓則以爲
殘邑結少之處則軍兵亦少軍兵數多之邑則田結
亦多云云此是未詳外方事情之言也以臣所見論
之晉州元軍摠大數則一千七百名山陰元軍摠六
數則五百名以軍數較之則山陰之於晉州爲三分
之一以田結較之則晉州之於山陰爲十分之九以
此見之殘邑之民奈何不偏苦也今之議者若曰既
已給復之後違有自官收合之擧則雖用之於渠輩

賞稽之資必致軍情之怨恨云臣則亦以爲不然也
夫給復之舉恰好無弊則永久遵行可矣如知其不
便則不可不速罷也行之之久則其弊益痼久而後
罷則其怨益深今豈可循其既往之失而膠守不變
也況臣所請者終歸於渠輩之賞則至愚而神者豈
不知 國家之意有所在於渠輩激感之地乎若以
爲給復則均及而給賞則無才者不得此亦致怨之
端云爾則臣又以爲國家之養兵豈爲其有才而可
用於緩急故也豈可徒養不才之兵虛費民結之用
哉更乞睿斷臣之此請朝廷終以爲難行則亦乞亟

廷先行於一邑而始自今秋既行之後有便無弊一
如臣言則仍許通行於諸道如或軍情不便訓鍊無
效則治臣以妄言之罪而仍舊給復則其間事勢亦
無大段損害於公私者切望睿察
臣書啓中束伍奉足輩其戶首有頉則陞爲其代之
請已蒙朝廷施行而臣更念各邑束伍中又有其父
與叔父兄爲軍而子姪與弟爲他人奉足者其父與
叔父及兄或有衰病則來請爲代而各邑拘於事目
不敢許云矣臣更乞朝廷分付本道若有子弟姪請
爲其代者并皆聽許爲當

近日備局行會各邑束伍有闕者寺奴之代以一、奴
充定私奴之代以私奴充定云云其間事勢實有窒
礙難通處昨已備達　欄前而承旨鄭基豊所陳每
邑計寺奴多少斟酌定數之說似合便宜大槩朝廷
於寺奴則除貢而不給復內奴則徵貢而給復同是
公賤而待之不一已爲苛且今又爲寺奴収貢之編
有此難行之擧不出三四年各邑軍籍之弊必有難
捄者矣伏乞朝廷用鄭基豊所言各道寺奴毋論奴
婢只計應貢實數特許分年定限編入軍伍而只令
毋過其限似便更乞審裁此外私寺奴軍保匠人等有

闕者不分諸色人皆得代充爲當
各邑馬軍編於行伍故道內設行式年初試之外其六
德別試庭試等聚會京師之科則俱不得赴無不稱
寃臣意則以爲鍊試之時馬軍現來伍中最優之三
五次入於優等者或許直赴以之警勸似當蓋雖出
身者入於馬軍別隊以爲 國家緩急之用則一也
伏乞睿裁
射手弓裝之不能精備之[illegible]已仰陳於 榻前矣
請於試才施賞時令兵使[illegible] 各邑會外別備之類
分給宜當

兵家之法不但以智略爲貴必以慣習爲重今之將官每以未曾經事者卒然差定其爲疎濶何足恠乎漢唐名將多出卒伍古人之所以拔人才於行間者豈偶然哉臣意則營將試才時累次優等者方許差揔隊長差爲隊長之後一隊之才藝成效則陞爲旗揔爲旗揔而又成效則陞爲哨官自哨官陞爲把揔千揔自把千又許調用陞爲邊將邊帥亦何不可乎始自隊長次第陞遷則久於行間習於領卒雖至倉卒必無窘急失律之患其所得力豈與一時新差者同年而語哉其中公私賤則亦許免賤許通爲當叅

乞
睿裁此係大段變通朝議必以爲難若非睿斷必
不得行如不得行則亦望哨官以上將官積仕累年
領下軍卒才藝成熟紀律整肅者令兵使據實啓聞
特許調用以爲激勸之地曾已具陳於書啓謹此瀆
請

一臣書啓中所請試才之時一旗一隊之內不中者多
則其旗摠隊長得中者多則賞其旗摠隊長次次
推論至于千把摠以爲勸懲之地事一款已蒙朝廷
施行而今若只爲行會則終歸於泛然無實矣更請
朝廷作爲條式頒布諸道他日使命往閱時使之捴

察其奉行與否期於着實成效之地宜當旗摠隊長
以上諸人賞格則比之軍兵特宜加優也
諸軍兵中火兵最爲苦役而將下率次之渠輩皆願
陞爲正軍臣意則今後使命征閱之時火兵將下率
等試才得中者皆許陞爲正軍而正軍中如有准其
一年鍊試之朔數而終無一分者亦爲降定火兵其
後習藝三次得中者還陞正軍以示勸懲宜當
各營牙兵其數寢多無有制限故臣於書啓中請令
汰定束伍者不但以事體爲言也抑臣有所見焉而
子之亂嶺南軍兵皆赴於雙嶺之戰而獨監司牙兵

則擁以自衛安坐無用常時則擇點丁壯臨亂則用以衛已具於　國家緩急果何預哉臣竊慨然敢請變通及見回啓則以為今宜盡罷數外者以補列邑束伍之缺而既除營案之後未必盡歸於本道之束伍與其中間遺失毋寧仍存營籍以備各營緩急使用云云臣之所請者非爲補列邑之缺額盖欲擺出此等無用之兵以增列邑之元額也若使朝廷申命各營各其牙兵元數幾名内除出幾名入編各邑束伍則實與調兵交付相同而又有成冊所謂中間遺失者無乃過慮乎伏乞睿斷

各邑軍兵軍器成冊該道兵使修正上送于兵曹而兵曹不爲藏置付之下吏終歸於休紙散失無存故京外文籍無可相准使臣出外點閱之時只取本官及兵營所藏者而按視之其間雖有舞文弄奸之事該曹及使臣何由覺知以此之故兵營下吏或有難處之事則賂遺該曹色吏得免覺責而歸云請令該司今後則收取文籍藏之內曹牢固鎖鑰使色郎掌其出入每於各道新成冊上來之際及使臣點閱回還之後按考相准覈其奸僞宜當臣聞項日湖南大同麾鍊時有所考見求索該道東伍案及戰船案於

兵曹皆無見藏者終不得考出云此事聞來實爲驚
惟
臣於書啓中有陳戶曹書吏僞造移文者請加重治
以懲他人矣取見回啓則以爲當初移文非出於渠
之僞造而旣被重罪則今又追論似爲過重云云臣
在嶺南時得聞此言取見戶曹移關則有曰官貴全
然不知之事做作移文致有無前之擧色吏摘發治
罪云云而今此回啓措語何其相背若此大槩戶曹
書吏之僞造移文侵竊外方之弊罔有紀極如此現
露之事只加杖罰而已則未知於法綱果如何也

諸道各邑武學等每式年試才而其有才落者則降定軍保乃是制家事目也臣意則武學輩多是兩班子支鼓其於降定之際皆懷羞恥而以國家鍊兵之體言之渠輩各屬武學自備戰馬最爲騎兵之有根着者而一落降定則備給徭布之外更無從事於行伍以此言之徒縮馬軍之數而實無益於兵政今宜永除降定之令毋於試才之時才落者從重決罰使之有懲宜當

近日忠義衛之數極多除嫡長外其他衆支從孫之居在京鄉免軍閑遊者不可勝數請令該府作一編

銓擇忠義中之有職者分差領將各率旁近每秋一番試射敎文臣試射之規脫有緩急使之領率扈從且當此輩祖先嘗有功勞於　國家故平時優待其子孫恩恤備至實有與國同休戚之義臨難之日亦豈無報國效死之誠乎不可不爲之統屬使得盡其職分也然亦不可區區約拘制如軍伍以傷國朝酬勞蔭從之意也伏乞睿裁

統營設建之地本來司僕寺牧場故當初自該寺收其地稅於統營矣曾在　先王朝臣具宬爲統制目見其弊還朝陳達遂罷其稅頃年賊臣自點爲司僕

提調復收其税統營乃海防重鎭而監牧官毋勞責
税於營下不但有損事體營下居人皆是募入至於
官屬受料爲食而擧皆納税莫不寃苦請令該寺依
先朝具奏所啓永賜蠲罷
臣伏奉　聖教湖西營將之弊亦令書啓者臣於前
冬適以私事往来湖西偶問營將設立後凡規則其
所供待者清洪兩州各異今番奉使嶺南又問尚州
晉州之規則亦差不同故曰昨書啓中敢陳此意欲
望朝廷詢問各營所行之規從便酌定使之通行而
其中所謂供具云者非指供饋而言也營將之弊湖

西之民無不喧言而嶺南則不至如此之甚此雜徭於營將之得人與否而詳察事情實有其由蓋嶺南各邑則物力稍完使喚亦足故凡於營將供具有給無缺賓主得以相安湖西則此之嶺南凡百凋弊故雖盡〻供接而每患不給客疑見輕主困侵督所駐之邑已不可堪而至於巡歷之時各邑座首以下無不搖辱責其理殳斯皆由於兩道物力之盛殘而其弊亦自有彼此之或甚或輕矣此外聽人私囑發關推奴各色匠人任自推捉其他侵預民斂者不一湖西營將則至令亦且定之式及尚以至邑民與軍士有

相爭之事則不付之邑宰而擅自推閱斷折使主倅不得措一辭如此細瑣固不足言而其餘他事之以己意侵督者皆可推此而類知也其所越職侵官誠爲可惡宜有禁防

守禦從事官時申主將牒狀 丙申

城外要害處無以東將臺南將臺兩處爲最而以懸見言之則東臺之下雖似切近而山脊峻狹敵兵侵突者亦難成列並騎故衝之稍易南臺則越邊之峯高而廣袤可作大陣自彼距城中有一谷勢似稍仰未易進迫而亦有點賊既據峯上用計直驅壓之以

數萬之衆則禦之甚難然以兩處形勢論之俱不可無預防之道而此時役民築城不但勢有難便既築之後亦必煩於聽聞似不可輕舉愚意則又以爲此等處築石城甚不關緊只用土築二三仞繚以爲城中作烟臺三四所又自東城往土城之間數處亦設烟臺以絶敵人窺覘之心而烟臺之制略倣倭制實爲萬全欲望以此啓聞料理而蓋土城則用工甚省既築之後更設女墻則守城接戰之便少無所減於石城又不爲賊砲所破壞此則一益也築城之時則用四旁支撓之土則城勢漸得斬截此則二益也既

等之後凡爲瞻望者不至新奇有藏用秘迹之利此則三益也更以此商量何如

北伯時陳弊狀啓 四辰

臣於七月二十六日祗受有旨云云事臣伏讀感涕有以見我 聖上軫恤窮民之至意臣雖無狀忝叨宣化之任其敢不盡心咨訪明白措陳上以副 特詢勤懇之盛下以慰無告顒望之切哉第惟本道州縣雖以道里極遠以臣一人之耳目有難周知而遍察是白乎等以謹以有旨內辭意播告各邑吏民使之各陳其疾苦切急之弊待其一齊来報更加詳問

其弊源之所從反復綜覈之際淹延日月今始條列
于下以備朝廷裁處爲白去乎稽命之罪實不可逃
伏地惶恐爲白臥乎事

貢物之弊

本道二十二邑內六鎭三甲段以邊地蠲免諸役端
川則以歲貢銀千兩亦免他役是白乎等以凡干貢
納之事專責於十三邑爲白如乎當初貢物分定之
時必隨其土産而立制是白乎矣到今年久之後土
産變移無一物以本邑所産者備納及其轉貿之際
勞費倍增不得不直以價布防納於各司主人乙仍

千通計十三邑一年所納貢物價四升布三百六十八同零作紙人情役價亦至一百餘同爲白齊北方元無木綿窮民之冬夏所衣只是麻布是白乎矣種麻之田非家垈土膏處不能茂盛是白乎等以雖有以富見稱而置麻田一日耕者實罕爲白乎於一日耕所種之麻收治紡織僅成四五疋旣不足以衣下戶八人之身則無田者之赤脫已無是在是白去乙又從而年年責出五百餘同之布爲白遣其他公私賤身貢及本邑大小之役無名難數之費又不在此限則奈之何民不爲餓流散也今欲救得一分之弊

宣先隨土產改分定之後其元非道內所產者則以
布立價分定於無物產之邑使之輸納價布於戶曹
戶曹又分給貢物主人若兩湖大同之爲則於公無
損而民實蒙惠此乃一道民情所甚望是白在果道
內進上牛黃等物曾許納價宣惠廳分給營司下人
自京貿納爲白去等貢物之以價上納尤何所妨乎
朝廷如以臣言爲可臣請參酌各邑物情事勢以道
內應納之數隨宜改定作案上聞以備朝廷裁處爲
白乎矣臣之所謂不可不隨產改案之實則生梨只
產於安邊而乃定於邑果不成之吉州黃大口魚只

產於鏡明吉而乃定於大口元無之安邊使兩邑運
價防納於京司主人此豈非事理之甚舛者乎舉此
一款可知其他更乞諒察裁處為白乎旀如以為難
於變通則雖不得救其本源亦望其除去末流之弊
敢復條列數件於下為白齊
黃大口魚只產於鏡明吉三邑是白乎等以利城
以南各邑則從前送人貿得於所產之邑為白如
乎近來大口漸漸體小準其尺數者極難得海夫
所捉體大者必皆先納本邑以其餘數體小者許
賣於他邑故每於上納時見退生事不得已貸出

月利添給京司主人然後方許防納爲白去等年年
年以本色及價布兩給於主人爲白臥乎所實是
難支之弊鏡明吉三邑外皆請以價布直納於戶
曹宣惠廳自官分給主人一如兩湖大同之爲則
庶可蒙惠是如爲白齊
鏡城所定黃大口元數及代納幷七百二十三尾
分納於司宰奉常兩司爲白遣義盈庫所納則只
是昆布多士麻是白去乙三司主人稱以人情責
徵黃大口一千七百五十尾爲白乎等以渠輩恃
此防納每每點退他邑所納而受其倍利是白在

果自今鏡城人情亦皆依他以布定給則渠輩雖欲作奸其勢無憑是白齊

安邊所納掌苑署生梨九百三十四箇是白遣作紙人情役價貿置亦皆以布磨鍊以給爲白去乙貢物主人稱以過冬凍傷是如私徵一千箇於人情之外爲白乎等以特此防納點退他邑所納之弊一如鏡城之黃大口而又有甚焉爲白去乎不可不立法痛禁是白乎旀此梨皆出於民役而稱以果園結實年年添數令差使員成冊上送爲白乎所正所謂虛文實弊似當一定其數以爲限式

是白齊
道內十二邑所納濟用監人蔘乃是巨役是白在
果本道元不産蔘所謂北蔘皆是越境所得是白
乎矣品甚不好從前上納之際給價貿納於京中
爲白如可往在丁卯年間因本道陳弊始令蔘一
斤代以五升布五十疋定價上納爲白乎旀壬午
年又因陳弊減定爲四十五疋爲白乎旀乙酉年
又因陳弊再減爲四十疋爲白有置一斤之蔘其
價至於五升布四十疋亦爲過重是白乎矣朝廷
旣許再減今何敢更望三減乎但以四十疋之式

計之爲白良置人參一百十斤之價已至八十八
同旁不喩北方所産只是麻布無他衣身之物民
間多織四升無爲冬夏之資者盖取其麁縷易造
用麻少而得布多耳至於五升則謂之細布揀麻
治縷勞多績少非公納則不肯私織是白手等以
市價四升二疋直五升一疋而況又京納之類則
必擇色品倍價求貿而後得爲白去乙數年以來
本監點退漸甚往來耗費比前增加不得已遣貿
明吉以六升備納北民之處處呼訴稱寃此最爲
急爲白去乎唯獨安邊府參一斤價五升四十疋

代以邑產四升布八十疋折價代納實爲省弊是如各邑民情皆願以四升倍數代納爲白去乎此於本監亦爲無損有益依乞諒察特許爲白齊

端川郡所納內醫院進上牛黃以價布代納於宣惠廳爲白如乎本郡民狀內藥材中蜜陀僧爐甘石乃本郡銀礦所出累試有效色品形狀亦與唐產一樣而似聞內局重價遠貿此兩種於北京云請以兩種代納牛黃是如爲白乎所似爲便當爲白齊

端川產銀蓋自 祖宗朝有採納之規是白乎矣

初則差官監採募匠鑄取以之上納而一從所鑄
之多少元無一定之數至於採銀軍則分定於各
邑爲白遣本郡各項貢物則與他邑一擬上納爲
白如可去去壬辰倭變之後 天朝使命接待之
際國用蕩竭銀貨絶貴無他出處乙仍于
別遣御史督採爲白乎矣一年所鑄滿於千兩是
白乎等以仍以千兩定式盡除本郡各項貢物而
只令貢銀爲白乎旀本郡旣除他役故採軍亦用
本郡民戶而仍罷各邑發軍之弊爲白有在果其
時道內物情皆以爲便本郡設置採銀甚易公納

之外亦有私利藉匠日衆人皆樂爲爲白如乎近
年以來銀脉忽盡更無可發之路不得已採一鉛
脉鑄鉛之後用法再鑄成照百斤之鉛難成十兩
之銀每年所鑄不滿千兩其所不足之數旣不可
賦民又不可退年乃創無據之規抄出富實品官
九人差定監官使之監採監鑄而一人監役以四
十日爲限四十日所納以一百十兩零爲限若於
監役日限之內不滿其數則使之私自備納一經
監官盡破家業官吏雖知其寃痛而莫可變通爲
白乎旀匠人設置終歲勤勞逐日督責而竟無銖

蠶之得以補衣食之資亦皆逃散請刷之報相續
爲白在果大槩本郡形勢不但銀脉已盡堀採已
久穴深甚遠幾至十餘里非熟於久採者不能入
旣入之後若或淹遲輒皆氣窒致死故毋論銀脉
鉛脉照尖急採不得任意多取仍成難壞之弊爲
白有置匪意入路諸邑貢物或以土産或以轉貿
上納爲白良置無有直千金者爲白乎旀即今市
上銀貨不至絶無爲白去等端川之獨納千兩在
弛部經用元無所賴在本郡能破民家産輕重自
别嵡不踰採銀易多之時則多取之一不爲虐民採

銀鑛少之時則少取之未是撓法今若量宜蔵數以舒民資爲白有如可前頭又得新穴採取便易則更爲加數似合事理伏乞裁酌處置爲白乎旀如或以爲不可因邑民之稱寃遽減久行貢法云爾則亦乞依該事別遣京官監採知其實狀然後參商變通尤爲穩當爲白齊

北青吉州明川鏡城所納獤鼠皮俱非所產每年貿納於京市其弊日滋請以價布定式直納爲白齊

各邑貢物之外身貢之難堪者無如內奴婢寺奴婢

私奴婢而內奴爲甚自前言之者多變通者亦數矣而其弊愈滋寃苦益迫若不從頭劈破以去弊源而徒欲救其末流則一弊纔除一弊復生逐年更張徒擾無益民寃終不可祛而他日之憂有不可盡言是白在果臣謹察本道形勢兼考古人措置爲白乎矣自古北方歲被邊患且艱生理居民鮮少無以紏軍備邊三南江原軍兵每歲添防爲白乎旀至如本道所居之人則毋論公私賤男則皆充束伍女則納米爲粮爲白如可一自邊患少息南軍撤防之後漸致解弛雜役橫加又經丁丑以來諸般侵督一如內地

其無遠慮甚矣又有公家處置大不即於人心者法條內私賤禁其本主不得收貢嚴加防塞而諸各司奴婢內奴婢壽進明禮等宮奴婢則一一徵貢為白乎旀內奴婢則又有賜諸宮家之舉使各宮家送差徵貢無所顧忌為白乎所法禁不行於上而獨行於下此豈均平之政而可服至愚至神之民乎臣之妄意欲望朝廷限鐵嶺以北視為邊地勿復拘以煩文苛法為白遣內奴婢各寺各衙門奴婢私奴婢等一一考籍區別奴則年十五以上盡入軍伍婢則年二十以上盡收貢米或貢布軍以固邊米以繼粮布以

貢事一如昔年防胡之時爲白乎矣唯只咸興本宮所屬奴婢三百四發勿入於編軍納米之中爲白乎旀細布元是本道所産而旣除内奴之貢則尚方之供無他所納亦甚未安是白去乎請令攸司計一年所用定數定式頒下本道本道分定於所産各邑從民結出賦上貢方合正供是白乎旀私奴婢段更考其前日官買之類作爲一籍稱以某司奴婢以絶舊主更侵之端其未及官買者乙良亦令攸司參酌定價奴爲幾許婢爲幾許通計價本幾許雜出京司及本道監兵營布木漢城府主管分給各其本主後盡

敎其所持文記爲白遣所買奴婢段一齊收入官籍則積年之弊可一日盡祛本源是白在果如或以爲京司及各營物力難於充價則姑先貸用地部及各衙門布木而收捧所買奴婢一二年之貢布轉以充償則亦無妨礙之事是白去乎伏乞　聖明勿疑快斷以爲固邊恤民之遠慮爲白齊

## 鄕族之弊

我國鄕族之弊當以軍保爲先而本道則無正兵上番之事是白乎等以逃軍逃保之鄕族雖自道內有責價刷還之擾不至重大爲白乎矣唯只內奴婢宣

奴婢各寺奴婢逃故侵及鄰族之弊甚苦爲白去乎
明吉端利青五邑之內奴婢七八五六升細布納貢
之類則實是難堪之後逃散之患誠無足恠是白乎
旀其他洪原咸興定平永興高原文川德源安邊八
邑內奴寺奴等公賤段乙未以前則皆以米納貢收
儲本官爲白如乎推刷以後更立新規每一口以五
升布一疋匕納爲白乎所布之與米難易相懸不
踰上納之際作紙人情運價等耗費尤倍爲白乎旀
泛以他役言之則一人一疋之貢元非苦重是白乎
矣此等奴婢一家之內毋論八口十口盡爲納貢之

人是白手等以一八一疋果似輕歇而一家十疋實
爲難辨以此生理極窘婚娶皆從同流乙仍于并與
其妻婦而同是貢婢一家十口通計夫婦則乃二十
口納貢之家也奈之何不爲之逃散也及其逃散則
侵其鄰族鄰族本非關人既納身貢又徵逃族逃鄰
之貢萬無支保之理其勢必須盡逃而後已古人之
言已備之矣況又本道近北民俗絶異父子兄弟少
無恩情多有可駭可愕之事爲白去乙逃亡者之有
父母兄弟者則不許頃下爲白乎所實未盡燭北方
物情之致是白在果臣自承有旨廣加詢訪詳查案

籌則通計道內二十二邑內奴婢宮奴婢逃故者八
十三口各寺奴婢逃故者八十二口其數不至濫多
是白去乎請令廟堂參酌變通毋論推刷前後盡爲
頃下以惠邊民爲白乎旀逃亡者之有父母者雖難
擧論只有兄弟者則亦許頃下爲白乎矣洪原以南
各邑內奴婢寺奴婢等殴并皆依前以米納貢收儲
本官一以實奴婢之役一以實軍餉之蓄爲白齊
道內鄰族之弊內寺奴婢之外又有最可矜惻者乃
還上適欠侵徵鄰族事也各邑倉穀數多居民鮮少
而年一戶所受多至七八十石少不下三四十石雖

在豐歲納糴之際實有難支之勢言此方之痼弊者每以此爲先爲白如乎近因連年賑飢多糴而少糶即令一戶之所糶或至二百餘石催糴之際誠爲矜慜是白乎矣此則既有本戶固難請蠲是白乎乃至於受糶之後或死或逃妻子亦皆流散者則無他可徵處縣官雖知其寃不得不侵督鄰族爲白在果當此荐饑之餘別爲蕩滌其逃故之糶以解隣族之寃則 國家所失不多而窮民受惠甚大實是仁政之苐一務伏乞諒察變通爲白乎於今年道內農事不實之狀曾已啓聞爲白有在果累年分給許多穀物

不難一時盡捧是白去乎請以十分爲限雖有一二分未盡捧者是白良置姑許退捧於來秋少寬民力未知何如爲白乎喻旣嚴各邑虛錄之禁又於春稅臣嘗依法巡歷反庫爲白乎等以應或官吏畏罪刻捧以致傷民並此仰稟爲白齊

北伯時辭青狀啓

臣忝叨重藩人微任巨才踈務劇到任五朔尚不能整頓一事夙夜憂愧不遑寢食懼無以上副朝廷使令之意下酬平生報效之志驅馳詢訪量察事情爲白乎矣本道自昔以邊防之地惟講備禦之事州縣

所治軍民所役皆無條式及乎邊患久息之後大小
官吏各以其意主張措置一事一為無非虐民奉公
之設紛亂無統之舉又其土地瘠薄生理甚艱居民
鮮少近北傍胡習俗異常不知父兄長上無嚴刑杖
法律強橫弱殘貴少賤老加以窮邊絕域風氣甚惡
景象慘然為吏北來者見其如此皆懷厭心不復以
民事為意沉湎酒樂以為度日之資刻迫貢賦苟免
目前之責慮其難制則用刑過濫喜殺立威懼其孤
立則親任品官締結助勢以此豪強之風特甚小民
之冤無告其視邑吏有同仇敵居常以為苦值變亂

吾屬可得一日之休在街巷唱言不諱人必如此
可不畏哉苟不及今變通不出數年必致土崩之患
臣敢以聞見所得知處所及一一條錄即欲上聞而
朝廷既軫北方別遣重臣咨詢民瘼復命未久行侯
指揮方此趑趄伏接議政府行關敬奉教旨內辭緣
義　聖上遇災自責罪己求助之意懇惻丁寧繼見
邸報又以知上下遑遑警懼振作之舉出尋常萬萬
臣今守藩在外未知朝廷有何闕失以致災咎若臣
職事所管切悉之憂難言之患則誠有如此者而朝
廷或未之知耳茲敢具狀條陳仰塞求言之教為白

在景侁等民瘼若入章疏恐致文煩語支之弊若錄
一狀亦恐　乙覽廟議之際必有混雜不省之患是
白去乎先以數事列于狀末而繼以他事別作各狀
連次上聞庶幾朝廷明見千里而北患得以豫防是
白去乎臣實不勝激切懇祝是白乎矣陳之常例實
涉濫越又不勝伏地惶恐之至爲白卧乎事
本道乃是邊地朝廷措置亦與他道有異田結正稅
公私賤貢米並皆留備各邑以備軍餉以此各邑倉
穀數多糶糴取耗一邑或過千餘石用之有裕是白
乎等以各邑曾無官需收捧之規其所收捧者只是

大米赤豆菉豆等竝不耳含論稱耗毋論多少戶
曹只取十分之一而餘皆作他式已衙用爲白如可
丙子以後國穀竝蕩竭是如因一疏章文自常平廳取
三分之二計出戶曹及常平廳新取外本邑所用無
幾近年八路州縣之凋弊多由於此湖嶺大邑之曾
無平耗散之處并皆定式新法民役漸加識者竊
歎爲白去等本道事勢段比他道尤別些少不喩紀亂
之時亦無蕩失是白乎等以前戶曹取耗之外又
無常平耗之事爲白如可偏在庚寅年間始自本
廳創爲取耗之法其意蓋欲與他道均一而實未知

本道事勢之致是白齊即今道內二十二邑既無耗穀又無管需收捧之式日用莫繼貿貸不足欲立收捧之式則恐被重罪如不爲收捧則無策可支不得已乃於本邑所用一分耗收捧之時耳麥木麥皮麰等穀之耗則皆徵大米或田米以資日用其間苟且細瑣之狀稱寃呼苦之事有不可盡言而民間亦知邑吏切迫之實故亦不敢告訴舉此大槩他可推知况乎爲吏者不謹則其弊之及民尤如何哉其中咸與北青鏡城三邑則乃監司兩兵使所住之處故需用倍十皮耗取米猶且不足稱以借貸年年以圖

支用雖欲充償其數歲捐於何取辦邑民時或隨其倅之抵罪通議收聚略有所償而亦非可繼之道以此兩款言之不出數年道內州縣將不得成樣是白在果臣意欲望朝廷別爲計給各營營需則可除三邑之弊而三營將士所供各邑分辦遠輸勞民之弊亦可去矣計給各邑官需則可除侵民鄙瑣之事而州縣得以支保矣爲國之道先使命吏不得成其體樣其何以行政發令於邦域之內乎所關實爲更乞諒察裁處爲白乎旀至於當平取耗元非　祖宗朝舊典只是亂後不得已取便一時之擧特許永罷以

恩請道不勝幸甚臣方陳本道之弊而旁及他道雖
似越俎區區愚見常竊以爲不可當此遇災警動之
日革一疵政以慰民心實惟修省之一事乃敢并以
是仰塞求言之旨爲白齊
臣更念營需邑需計給事未蒙准許則亦乞別給田
結於此二邑使之支過爲白齊此事必須先正田政
而後可以施行而道內量田已久富漏貧寃處處號
訴不可不改量是白乎等以今方自本道先試於咸
興府今方改量爲白在果知其便否得失後啓請趁
明年盡量一道計料爲白齊

本道鎭堡建設之所三甲端吉明鏡一富七邑則皆於
山谷會鍾穩源興五邑則皆於江邊一盖防野人往來
踰越渡涉之路是白乎等以人煙隔絶衣食俱乏春
冬窟處秋夏巢居見其生理如鬼如獸五十二鎭堡
之中若此者幾乎居半是白在果昔年添防之時則
壬辛雖盡歸農尚有防軍屯田資治爲白如可撤防
之後屯田盡廢無以爲食因御史書啓雖許給料或
以皮穀計給又盡奪其屯田屬之地部是白乎等以
終歲不得見塩醬朝夕只粟飯一器而已此豈人之
所堪哉巡歷之際或有見臣陳訴涕泣哽塞者實爲

矜惻請令該曹更爲磨鍊僉萬戶則皆以大米計給
爲白乎矣本邑無大米處哿以田米計給爲白乎旀
軍官設置定之其員數毋論率去與否亦爲計給以優
廩資且令補用於軍器城池修改之時爲白乎旀叙
馬料設置亦爲定式計給勿以夏冬異科爲白乎旀
屯田設置亦爲定式折給使之種太作醬種菜爲饌
未知何如爲白乎喩平居若是困苦飢餒之不贍罪譴
而臨亂責其死力恐非御下以仁之道伏乞 諒察
裁處爲白齊
道內邊將五十二員北道守令九員監司兵使北評

及邊將軍官逐朔進上陪持人等持草料往來者道路如織是白去乙鐵嶺以南則自江原京畿計數會減爲白乎矣本道之內則無會減之規爲白乎所未知其由爲白在果以此各驛各站不勝支當𢀷不喩萬戶權管等秩叱邊照則往往不見待於站驛狼狽飢餓中路彷徨可矜可駭是白乎矣殘驛數三戶之不能供饋許多往來之人其勢亦然是白去乎今後依他道例公行持草料者則自各邑分給人馬料食於各驛各站使之接待後令該曹知數會減法例嘗然爲白齊

道內各鎭堡土卒自前許令本鎭堡募入爲白有如乎近來北道各鎭堡土卒段因兵使啟爲要功之計盡編束伍虛張軍數以罔朝廷是白乎等以即今土卒則在鎭堡有僉萬戶在下邑有哨官各各領率侵責多端操鍊於本邑則本堡無一卒操鍊於本堡則本邑抄闕至於軍裝服色㪯置號令各異莫適所從叱分不喩監司兵使營將巡歷時亦皆見點於本堡本邑兩處是白乎所一人之身奔走兩役其勢難支設有變亂則將屬於本堡邊將耶將屬於本邑哨官耶揆以軍法亦同兒戲不可不速爲變通是白在果臣

意欲望朝廷定之一法式邊堡士卒則幷皆區別專屬本堡勿編本邑軍伍爲白乎矣但念各堡募軍之規毋問所居遠近盡許募屬亦甚不當爲白去乎今後乙良各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數使本堡募入爲白乎旀應募者毋論是公私賤幷皆蠲免本役爲白乎矣其不入居於本堡城內者則切勿許屬爲白乎旀上使巡歷時考其募案計其家戶後一一點試宜當爲白齊我國繇役之規田役甚歇而身役極苦此實八路之通患人人之所共言是白乎矣至於本道則居民鮮少是白乎等以身役之苦尤倍於他道窮迫之民無

以自救至于今日其弊益極鬻賣妻子終至於自賣
其身生子棄路而猶不能給聞來慘然見之心痛徐
究其弊源之所從則皆出於雇工率丁土奴婢國羅
四事是白在果蓋考雇工率丁之規則在昔防邊之
日野人侵擾無時邊邑不分冬夏城守以待是白乎
等以一邑男女毋論老少貴賤皆在城中各守信地
即令女砲手乃其遺制也守城之人當農廢耕難於
資活故定給雇工以之代耕故本法雇工不定土民
以於良於賤流來入接之人充給爲白遣所謂率丁
則以土民定給以供凡具如保人之爲爲白如可主

戶或作故或有病則代立其後爲白如乎其後邊患
不作民皆散處田野更無守城之擧而各定雇工率
丁任自使喚一如守城之時跡勞不喩此法通行於南
北道良民之子在於襁褓而家有田產則人皆得以
告官受帖入籍纔過三四歲便責役價奪其牛馬田
沓未及十歲捉執使喚居在他官者則呈官刷來世
世相傳有同奴婢虐使酷侵不顧衣食知其法無償
命時或發怒打殺全無顧忌爲白乎旀不能支當或
有逃走者則侵其父母盡奪家財以此逃亡者不敢
歸見父母恐其父母執捉還給主戶故也其有父母

之戀不忍遠逃者皆自縊而死民之急迫如此念之
惨惻豈但可爲痛哭而已哉父母在上而無人告其
赤子顚連到此之狀今日國事誠亦岌岌殆哉所謂
士奴婢者乃士着人奴婢也本道流例稱以國初事
目士奴婢則雖至百口勿定官役優遊自在宜乎貴
閑是白乎旀況又人情各私其奴撫恤偏護自是常
事是白乎矣唯只本道人人皆得雇工有生之初自
有元定之奴故視其奴婢與雇率同一樣虐使以此
主之刻酷殺奴奴之督迫自死相隨續焉爲白乎旀
所謂國羅之弊臣已於前狀備陳爲白有在果許多

國穀分糶之際一戶所受多至七八十石少不下三
四十石富民則懇訴邑官不受元糶而待秋只納耗
穀爲白遣貧民則不得已受糶春夏爲食之後到秋
無田可收不得不初年先賣其子女猶能限年受價
爲白如可二年三年則鬻妻賣身至於限終身及其
所生而猶不能盡充其食糶之數欲爲遠走之計晩
身潜逃則或被捉於防禁結縛受刑或逢値其相識
公文督刷其勢反不如自縊無知是白去等况乎生
子者雖有慈愛之至情寧不能忍一朝而貽終身之
患哉人言北方風習輕死喜縊不慈棄子豈不哀哉

臣意欲望朝廷盡罷雇率之法爲白遣只許正軍束伍給保爲白乎旀各堡土卒段雖是軍兵居在信地亦不給保爲白乎旀土奴之非仰役家內者亦許編軍則庶可少救窮民迫死之命盡革毒虐殘酷之習是白齊如以爲舊法不可盡革則臣亦有說卽令良民鮮少是白乎等以有役者之得雇率十不居三其已得者則無非豪強肆虐之類是白去乎旣不能遍給疲殘苦役之人而反將赤子啗內於頑悍關役之輩爲白臥乎所果是設法之本意乎更乞詳察裁處爲白乎矣然以爲不可則亦望盡搜良人雇工編於

軍伍而更令本戶求得於良於賤者代定其雇工一
如當初事目爲白乎旀率丁及文武出身生進品官
放生驛吏等無苦役者之雇工是乃先罷宜當爲白
乎旀至如國譯變通事已與別遣重臣反復相議必
已陳達於復命之時是白乎等以行俟指揮爲白齊
六鎭昔時常以防胡爲事守城待變一邑軍民皆在
城中服役官家爲白遣雖有出野耕作之事闢土不
廣田結些少勞不喩在城之人豈又問其田結多少
而出役乎以此每事皆責於在城軍兵爲白如乎今
則人民散處田野土地皆闢亦甚膏沃品官鄕戶皆

富強爲白乎矣厥其役及渠輩凡干大小之事依舊
專責於軍兵六鎭軍兵之不能支堪私責保人之弊
實由於斯臣方分付該邑自明年爲始大小官役皆
用民結切不得更侵軍民爲白乎矣干係民役不可
不自朝廷定式指揮是白乎等以幷爲陳啓爲白乎
旀私責保人者他日主户有故欲爲陞户則無蹤可
尋查推之際曲折多端往往越境許賣是白乎等以
極難極擾亦宜立法嚴禁是白乎旀邊倅雖有除挈
眷之令至於賤妾則得以率去爲白乎所到任之初
則回以私馬搬來爲白乎矣遞歸之時則邑民之道

不得不具人馬以送而雖曰賤妾或有所率過十餘口者爲白去乙此等刷馬盡責於馬軍而牽馬則皆定於烽軍俱極可駭請令該司酌定人馬匹數而責立民結法例宜當爲白齊

道內公私賤之編於束伍者最是苦役不能支堪是白乎所蓋以渠之一身則編軍殘役而其餘妻子之在一家內者毋論多少皆爲納米爲白遣又無保雇是白乎等以勢實難保情亦甚矜曾經閫帥之人無不以此爲言爲白去乎今若以公私賤同類之人每軍給保二名而不擇男女從其所願而定給則渠之

寡子姊妹皆可爲保而必除其後重之寃得結士卒之心是白在果此輩役重流散居半無他可救之策臣實熟計而一得竊以爲斷然可行伏乞朝廷毋拘夫施爲白乎矣但給保之規非其族屬而請以婢爲保者勿聽爲白齊

壯民不舉子之憐既出於窮迫之至則非可以法令禁之亟須盡去弊政使民安保然後無此事而若求其目前可救之策則有一焉頃年一守宰揭示三歳前收養即同己子之文勸民收養則無子之人頗有收養者今臣巡歷之時亦多告狀立券之事是白在

果今若立法有收養其棄兒者限已身作爲奴婢一如賑飢事目則收養之路益廣得活者必倍多是白去乎伏乞朝廷裁處爲白齊

道內驛役最歇是白乎等以良民之投入於驛吏驛子之保人雇工私賤之投入於驛子不知其數以卽今道內驛案計之其數一萬八千九百餘名以軍案計之其數僅一萬四千餘名寧不寒心哉其弊盡由於各邑無形止案而本驛任自主管之致是白乎於至於雇保亦皆不問本邑而自驛充定其在事體殊極不當曾聞別遣重臣之言則畧及各邑亦置驛案

之便爲白有如乎復命之時必有所陳達行使指揮
爲白乎矣大槩驛人雇保立役數年則陞爲主戶或
稱逃故而又定他保他雇爲白遣驛吏之一經吏房
者除役家居終身閒遊而所謂吏房以三十爲額爲
白臥乎所此實諸路之所無不可不立制禁防是白
去乎各驛驛吏請令該曹參酌定數俾無過濫之弊
未知何如爲白乎喩幷此仰禀爲白齊
道內給復之類甚多民役之偏苦皆由於此不可不
釐正是白去乎各驛驛吏驛卒皆爲給復爲白臥乎
所乃是他道之所無勞不喩旣給雇保又爲給復甚

爲偏厚云云白手孫各邑田結有限而驛吏驛子歲歲
增加必欲逐數給復亦是難行之勢是白去乎雇保
復戶兩條之中法當除一是白乎孫給復之規必須
定式以每驛幾許爲限爲白遣勿復逐名給復爲白
良涉可無窮民偏苦之弊切乞朝廷裁處爲白齊
北方風習貴少賤老甚無父兄率子弟之俗宜有勸
導之舉勞不喻法典內年八十以上勿論良賤除一
階元有階者又加一階堂上官有旨乃授亦爲白有
齡近來朝廷屢頒優老之別恩爲白乎矣惟只本道
在於遐遠不得均霑恩澤亦無以慰其子弟之心是

白去乎請依法典年八十以上抄出並賜一階以示
朝廷敬老之意爲白齊
此兵營創設之時劃給正軍以爲營中立番或收布
需用乃是元來故事是白在果此軍旣有定額不可
添增而渠輩永屬兵營已成牙卒不欲其子孫之入
於軍役訴於兵使請屬本營兵使亦爲收布需用之
資別作一名謂之營閑良而使各邑不得定軍道內
軍情甚不快勞不倫事體亦甚不當臣方分付兵使
一體編軍爲白乎旀兵營所屬之軍有貧殘疲老者
則兵使勒擬各邑正軍之富實少壯者充是無據之

事亦爲分付禁斷爲白乎於各邑鄉吏厭其本役有懇請於兵營者則稱以試才優等陞爲武學爲白卧乎所法典內鄉吏非出身則不得還動雖私賤二代應役則不許還賤爲白去等況可無端移定歇役乎並皆分付還于本役爲白乎矣若自臣營分付而已則必不得爲永久遵行之式是白乎等以幷此陳達欲得朝廷命令爲白齊

北道豪強武斷之弊最甚小民之橫侵抱寃罔有紀極而距歲興十五六日程不能赴愬於監司雖欲呈狀於巡歷之時例爲題付本邑而邑倅擧皆武臣聽

決之際徒務威斷全欠慈祥又多親結土豪反為之
私護助勢臣今因人訴究取見從前訟案則其不率
私用意知非誤決者實罕甚至挾官貪之勢用刑杖
之威托稱親族奴婢或逃奴己物勒奪人田產濫徵
其貢膳可駭可愕之事無所不有民之抱至寃至痛
者無處告訴斂手受制不敢出一語相抗間或有冒
死訴怨於兵使者則自以為非其職事不許聽理且
所犯邑宰皆其親知全欲掩覆勞不喻兵使亦豈每
每得人乎其不謹者則公然發關推奴決訟無事不
干其害之及民者亦非守令之比是白乎等以北民

之懇訴皆在於文武交差前監司徐必遠之請以文臣差遣北兵使者亦知民情如此故也蓋文臣亦豈皆善武臣亦豈皆不善而若言其不善者則文之苛拙猶勝於武之麤悍云此實北方民情之所在朝廷不可不知是白乎旀遐遠之域王化不及以致小民之冤此極而今日處此之道莫得善策誠非細慮是白在果臣意此評事極擇一時負望之人遠送戎幕實非偶然而全無所管束手無事甚無意味欲望朝廷作一事目許令評事聽伸冤屈爲白乎矣必擇緊重一一報知監司而後處置則似可抑豪強之習俾

無告之寃邑宰有所憚民情有所恃是白云乎揆之
事體亦無所妨伏乞朝廷裁量指揮爲白齊
道內自安邊至明川十三邑有民户收鐵會簿地部
之規未知始創於何時欲用於何處而或云壬辰倭
亂之後爲備軍需有此豫儲之事是如爲白在果本
道元不産鐵民户收捧之際皆以斧鋤刀鎌等物來
納亡用所切民情皆懷不便所見瑣細亦妨官家事
體前監司徐必遠狀請革罷則廟堂以爲軍需預備
不可輕廢而回啓防塞臣於其時亦得與議爲白有
如乎今臣親見此弊有傷事體宜即革罷爲白乎矣

至於正鐵預備一款乙良臣意欲令朝廷以監司兩
兵使月課米換備以備爲白去乎本道收米之路旣
廣軍餉元無不足之憂三營月課之米歲歲增數適
足以添羅多之弊以此換鐵實爲兩便爲白齊
道內牧場有五而馬羣不蕃民弊甚大其中咸興端
川則設場於大野之濱田疇之間故稼穡向熟必超
踰場備食蹂躪無餘所見之憐有不忍言農民之愁怨
可以想知是白在果然念馬政亦重不可爲民輕請
變通是白乎矣第臣詳察牧場地勢則端川豆彥島
永興末應島文川四訥島三場則土膏草長水清場

濶牧馬肥澤壯盛雜類亦好末應四訥兩場雖放萬馬未見小少之慮豆彦可容數百馬是白遣咸興都連浦則場内雖廣土品甚薄濯濯無草所牧馬羣當夏瘦瘠及冬致死者相續爲白遣洪原馬郎島乃是石山無草無木夏旱則汲水船運以飮馬羣只此一事夬知其不可牧馬是白置臣意四訥末應豆彦三場最好放牧且有馬羣肥盛之實而馬數甚少場内廣濶是白乎旀都連馬郎兩場不利放牧如此而任他不問爲白乎所以是該寺未詳實狀之致是白去乎請令該寺問其實狀於今番點馬別監後以都連

此即兩場之馬分投於未應四訥三方二場則其在
馬政甚爲着實爲白乎旀牧場年年修葺之役盡費
明言以南之軍民畏粮往來給價雇役之弊亦甚難
支身爲道臣亦不可恝視是白乎等以陳兩便之
策爲白齊
臣考見道內應行事件則其中有兵曹行會歲抄定
軍限數之條是白在果未知平時軍額幾許而即今
未充之數幾許是白乎矣但以事理言之每歲加定
之數大邑則以百名爲限爲白乎所以此筭出十年
當條千名二十年當條二千行之百年其數當條幾

何恐是難行之法乎不喻本道設居民鮮少良人及公私賤寮籍分明是白乎旀又以參禁五家作統一月五六點看爲白乎旀又有各邑保人率丁雇工之規各其主戶各以聞見搜索望定是白乎等以其勢實無一丁之闕在者是白如乎臣今爲闕正軍則搜覓抱提者十居三四蓋守令雖知兒弱充定之有罪面目前闕額之責尤爲急迫故冒犯不避姑充逃故之代爲白去等況可望其歲歲加抄一如兵曹事目乎此是決不可行之道臣意欲望朝廷考其平時元額區別各邑大小酌量立數作爲一定之式頒下各

邑使之盡充其數而其後歲歲只充逃故云云則豆
軍甚重雖盡括雇保可以充額一番騷擾之後自無
連歲搜索之弊公私兩便是白去乎伏乞朝廷參商
指揮爲白只爲
慶源府有所謂有信里者距慶源甚遠距慶興至近
慶興之民皆越境耕作爲白乎旀且慶興爲邑甚殘
倉儲不多是白乎等以曾前御史詢訪之時民皆呈
訴請以有信一里田稅從近移納於慶興朝廷從之
已成流例爲白有矣近年新起加剌之稅則無朝廷
分付乙仍于輸納于慶源爲白卧乎所遠路載運之

嘆已云不必而一里田稅元結則納於慶興加耕則納於慶源兩役政應實爲不便請以加耕之稅並納於慶興爲白良結民人等經訴於巡歷之時爲白在果既有見例令該曹依願施行似無所妨爲白齊一

道內各鎭堡在昔三南軍添防之時南方軍器多數移來爲白有如可及今久遠之後無一物完全者若計其數除弓箭外鐵甲有過千部處爲白去等殘堡邊將領率若干土卒以何物力可能修補乎臣方嚴飭修改軍器而亦不可強之以力所不逮是白去乎如此久遠無用之物乙良令兵使親審蕩滌爲白遣

自朝廷考講紫而成式隨其鎮堡殘缺定其多少一
一改造使之常備無虞以待似為着實為白齊
各鎮堡所備軍器亦歲自本堡羅羅而兵曹知數合
付為白有在果道內年山全不收羅器不喻其中上
卒之受羅後逃散者亦多此則無所措徵不得不侵
擇於時居土卒是白乎等以巡歷之時各堡土卒等
一樣訴冤有足矜念請令兵使查實啓聞特許蕩滌
以示朝廷撫恤邊卒之意是白齊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目録

附録下

#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 附錄下

### 賜祭文 肅宗甲戌正月復官後致祭 知製教金宇杭製

粵昔聖祖寔拔髦英卿爲國瑞不愧科名氣宇峻整天稟剛方移孝事君忠勤夙彰受知寧廟眷注出常皁囊騰輝玉署颺聲鶚立朝端陽鳳頻鳴凜凜直氣勤勤章奏究厥素守實資師友歷試內外厥績茂著迄殿南徼氷蘖自勵奸猾屛縮島夷讐伏先王則哲際遇彌篤始擢諫議俄長芹宮教先明倫訓深磐菁莪出按北關痛掃宿瘼文饒籌邊安定興學入

參八座悉委機務經綸大材到底有裕司農理財設
先正賦蕪都拭王越橐如洗適丁歲儉蘇濟凋瘵俾
我赤子賴免溝壑民曰父母國有柱石弓釰旣遠俾
輔于後暨予初服倚毗匪偶宵人甚間蜮弩潛吹七
載去國屢遭駴機一陽來復雨雪曰流赤舃初返載
卜金甌賡政鼎新朝野拭目端委廟堂百僚矜式及
聯騈腑愈執謙退休戚與同誠篤憂愛不幸頃年朝
論岐異調劑辛甘繄卿是倚觀卿進退理亂攸繫曩
日之事噬臍曷逮憸倰乘機讒說肆行羣憾蝟起一二
至虎成孔范忠言乎胡莫察抂加摧僇累及賢弼遯

彼荒裔究深泣玦衆邪盜張必欲甘心予志堅定竟
靳俞音凶讞雖戢赤舌猶餂霜露成祟一疾沉淹邦
之殄瘁天不憖遺士林驚慟行路涕洟泰運重回朝
著維新壼儀既復●慶溢臣民恩章懋典遍及幽明
先朝耆舊殆盡凋零眷言碩輔峯復舊秩九原難作
予心悽切玆遣禮官晉奠泂酌不昧者存庶幾歆格

二 賜祭文 今上庚戌二月寧陵展謁後致祭 知製教趙明翼製

聖祖倚卿弘濟是資謂國削弱賴卿維持尊周大義
寤勿 屢甄志業未終遺恨空纏原明家法司馬出
處德隆士林名重鼎呂登謁 寢園指點卿蔵編音

輿感命宮脩觴

祭文　　　　　　　　　　　　　　　　　朴世采

嗚呼惟公天挺英毅世服公正學以制事禮以飭行早遇　孝祖明良契合繼奉　嗣聖訏謨允協教存儒宮功施邊垠尊道推賢體國愛民洎陟黃扉益篤忠輔炳然一念金石無斁云胡大謬栫棘西陲衆望顒若猶俟來歸羑疾斯祟凶訃遽齎悲纏士林痛深遺黎世采外姓兄弟同榜分義顯晦之殊晩幸相比江峽屛跡廊廟推轂其始登朝夫豈自遂縱有酸醎五味是濟昔公之徃我病莫趍今我之迎公在輀車

獨立暮途哀淚如傾一觴來薦庶鑑微誠

又

李喜朝

嗚呼哀哉公以剛方嚴毅之資有師友淵源之學孝悌清白既篤於家忠勤才猷又著於國尊道而下士揚善而嫉惡出處繫朝廷輕重言動爲士類法式噫公可謂世道之棟樑邦家之柱石而惜乎天不欲平治事乃有反覆疾病先之大禍繼作使其經綸之志不及盡究於黃閤而四年塞外竟乃奄忽於栫棘此中外士庶所共痛毒然公自有定命餘以天年終況其平生事業必能有以不朽百世則一時之屈伸榮

辱尚何足爲公欣戚哉若余小子者幸以先契之深早被眷愛之辱寅緣出入屢奉几席或値盃酒團欒益見風流溢發每聽公談論仰公神采未嘗不爲之洒然自失也抑有一事銘在心曲先人褒典之追加曾祖文集之重刻公並主張前後盡力豈公有私余實感德嗚呼一老不遺自身莫贖斯文將何所依庇乎生民無復蒙其澤矣單盃告訣有淚盈臆彭城一辦之香西州醉後之哭嗚呼哀哉

又 甲戌遷葬時　權尚夏

嗚呼玉壺寒露清氷炯然此先生之襟懷乎大冬嚴

晉孫松𣏌然此先生之氣象乎先生之進兮邦運之
昌先生之斥兮士林之殄逝矣西土兮赤舃未返
天日重明兮袞章復煥舉如新丘兮驪水之上　喬
山密邇兮蒼翠在望　穆穆遺芳兮儼彼雲鄉英靈
上朝兮彷彿翁行追陪二師兮若諳洋洋俯視塵臼
兮笑我悲傷嗚呼先生之逝兮國無樑棟先生之逝
兮士失帡幪學者有疑兮何所就而祈焉邪說害道
兮孰能爲之闢焉俗偷薄而嬈嬈兮懿行不復聞也
世溷濁而汶汶兮清操不復見也將日替〻日汙兮
復誰觀而誰程不憖遺夫一老兮繄天心之難明嗚

呼藐余鰥生夙荷殊遇叨奉謦欬折旋樽俎華歆學親敢擬幼安之浮海持國愛士徒切龍門之向風嗟知音之已遠匪瑤徽而塵封天長兮地久此別兮無涯傾長河之哀淚寄秋風以短些單盃隻雞寓此微忱尊靈不昧尚冀監臨

## 墓表陰記

金昌翕

天地有精明剛肅之氣或自星辰若山川鍾而爲人則必金貞玉瑩逈異凡品其德行事業存不餒而沒不腐若是者只可聞見不能數數有也余生也後不識古人如何以耳目所逮而論之若老峯閔相國豈

非所謂精明剛爾間見於斯世者耶公之通籍實在
孝廟盛際 孝廟以不世神武赫赫君臨將伸大義
于天下所欲與密勿帷幄發揮修攘之圖則罕當其
意雖宿德重望皆逡巡于下風而公以眇然新進庀
言概 聖心至褒以氣節將托以心膂豈不偉哉
上以姜獄事關 先朝不欲羣下容喙公之應旨輒
以此索言傍觀身青以爲非桁楊則瘴癘 上乃呼
使至前和顏以詳論自此眷注有加豈不曰逆鱗之
能批而強屬之可怕乎與論薪膽事慷慨欲滌羞知
其可共事矣公早自淬礪能自得師其取大乎兩宋

文正公者殆無間然　孝廟旣召致二老與托魚水之契則公周旋翼贊能爲其所主而二老亦曰君側一日不可無此人其相須而交孚也如此逮　孝廟賓天忠賢心死而禮訟爲厲階自己亥以至己巳中間乎陂不知幾往復而終底於罔極公之憂樂存乎世道而不以一身又以一身與斯文同其屈伸者本末可見若在庚申之初羣奸黜伏朝著淸明亦我東維新之幾也公與我先人進秉鼎軸若宋元祐之馬呂並相人皆拭目以俟隆治焉時尤齋引年休退公上告下勉得廻其遐心矣又傍招玄石朴公咸造乎

朝弓旌所及方千于彙進盡將聚精會神圖所以大
鋪經綸而難平者事爨生于嘉會將萃而渙民不蒙
澤則天也若詩之好賢如緇衣書所謂籲俊尊上帝
公實有焉吾知有辭于後世矣然公以未展蘊抱終
身以爲歎噫如公事業夫豈草草哉公遇事不苟一
一到骨所歷試皆奇偉可述嘗守東萊府兵與館倭
爭約條白刃接前而不目逃始至梟潛商首懸軍以
制跳踉倭乃慴以從誓 孝廟語筵臣曰國勢削弱
不能固守前約得開某差強人意 顯廟時爲大司
成正色明倫堂自典僚齋董皆革儆振惰不獨衿紳

爲然及横經丈席承音音者樂甚鍾鼓斐然有譽髦
之造論者謂自有國子惟公與金光泉鄭守夢能任
師長云及按咸吉節不以其俗惟陋異視太學乃廣
設教導使人誦四書家藏五禮開行飲射養老以申
仁讓自咸營至六鎭千有餘里古肅愼桀猾之地儒
化大行又張皇宰乘大蒐豆江以振旅指顧之間文
武丕作皆可以即戎舞出巡叱馭危棧跡遍乎殘鎭
小堡凡所以奠民圍圉皆以久遠爲圖遂令鎭鑰克
壯豐沛勢尊此其施爲之大者不容磨滅其細在可
略已若內行純備又豈可勝書哉公資稟旣殊又善

持養燕居爾然不邇聲色嘗曰中秋月夕浴蘭着新衣焚香誦詩氣象自別人當常存此意斯可知應事有本矣自公撫世降至于今如爭累劫風氣內而學校無政外而疆場無管以至朝廷表著之中無復體貌由其精神都死事事皆餒政如氣過之地木石亦無精華遊乎九原者其將誰與歸哉公渥顏鬒鬚眼若曙星雖善畫如顧陸莫能髣髴神彩其在廟堂若大朝會與羲先人儼然端笏而立廷中咸屬目以爲鳳翥之並時憂危之來或望色而定公之弟驪陽公嘗曰吾兄與金相俱是間世人物嗚呼此豈一家之

私言哉公禮以褆身仁以利物密於綜事濶於取才或疑其於事太察於人見欺公不爲改曰是吾規模也公官至左議政晩乃養閒于三淸洞己巳　坤宮之遜公亦謫于西塞以壬申卒于謫中歸葬驪州之大居里至巳亥八月初五日移窆于近崗負甲之原以前夫人申氏後夫人洪氏合祔公諱鼎重字大受老峯其號尤齋所命也若其世系履歷之詳有桓楹在焉有一男一女女申氏出嫁李寅烒男鎭長洪氏出官右議政生五男三女男在洙縣令齊洙縣監褎洙學洙德洙皆早夭女洪重錫朴師益李德李寅烒

二男二女男成坤泰坤元坤女洪致中郭熙績側室女李煊世之知慕公者多矣昌翕竊自謂有所儀圖又以兩家一體後當同傳故忘文之拙而樂爲之役亦不欲覼縷詮次略擧其德業大致使揭諸墓石以爲精明剛爾於是乎可考云

遺事十七條　從子鎭遠

府君弃甫成童觀察府君居憂於堤川墓下屢經危疾府君徒步尋醫於踰嶺百餘里之地或手自劑藥於深山不憚艱險峽氓感其至誠所至多邀入進飯云兼學醫術略通鍼藥之法

崔德山世慶嘗語鎭遠曰少時往謁尊王父監司令監時老峯官玉堂先大監官臺諫日將午始皆公退促進朝飯及進食則兩飯兼設於一盤饌物則葉羹蝦醢菹菜而已兩公對食甚甘之名官之兼飯世所未有饌品之菲薄如此而能安之余於此益知兩爺終必遠到矣

崔德山又言少受學於市南俞公市南稱舉老峯曰君知閔某乎此人年雖少識慮深遠他日成就不可量也余自北放還路過安邊時閔令丈爲府使適値某省覲將還遂與同行至一處凌晨就道某之卜馬

陷於溪橋沾濕其所載某仍落後余先行數里下馬
以待良久始至余恠其久問之答曰今吾雖免大狼
狽若後來者復從此路必蹈前車之覆吾故使奴盡
毀其橋而來矣余出行中酒擧數盃相屬曰君之此
事雖細微可比古人之用心亦可爲後人法也某不
樂曰不意蒙此過奬令人愧赧其謙德亦過人矣
金正字益振府君少時莫逆交也纔釋褐遘疾遽歿
其病時府君三昆季晝夜不離病所飮食起居手自
扶持迎醫問藥靡不躬親及喪出涕淚洸瀾哀動傍
人斂襲之際又親自爲之不使少有遺憾崔德山每

言目覩其終始始知朋友之義重如此顧學而未能云

趙監役錫命樂静公從弟也嘗語宋都事炳遠曰吾少時爲謁老峯徃城西本宅下人言老峯三昆弟方會內室設生辰饌云不知誰生辰而余悔其來之非時卽欲徑還諸令適之則三丈卽出外舍邀入寒暄後卽曰今日家適有酒饌請共享之仍命曰進饌於客前於吾輩則以所喫之餘取來遂酬酢數盃而罷余將辭退老峯曰君之奴方食君之餘待其喫盡如何余感其言爲之少留而退夫兄弟會于內室盃酒

圖肄而客來請見則人情無不攢眉而苦之此爺能即出迎見設令出見若他人則必數語叙寒暄待客去還入以終其歡而此爺能與客同盃酒相歡又屢吾奴之未盡食餘撓我必留其曲盡人情如此矣

元石尹萬春嘗語鎭遠曰癸卯年間余爲寶城郡守適當量田之役時老峯 均田使余晝思夜度凡於量田事有便宜可行者一一條列報狀則老峯論題獎詡從之從施又行關列邑曰即見寶城所報如此如此其言俱是列邑亦依此舉行其後連續論報者皆如此余之所見不但行於本邑亦能通行於一

道老峯取人爲善之量心常敬服矣
府君平日嚴於色戒嘗語金監司澄曰曩在北關召
一妓梳頭梳未半慾念忽萌即出送而手梳之然後
始覺此心安穩矣金丈曰可謂滿男子相與大笑
府君爲戶判時以宮庄事覆奏忤旨 顯廟特命推
考傳旨下憲府憲府循例以奪告身擬律以啓則自
上允下首相鄭公太和以其有累 聖德因次對白
請反汗 上又從之鄭公退坐賓廳出明日本司坐
起令顧謂諸宰曰戶判明日能趁坐乎僉曰撰以廡
義似難仕進矣鄭公曰士大夫若遭人言之誣斥則

引嫌不即從仕其義固然此事則始終皆出於上
旨雖甚惶恐反汗之後則無一言行公道理爲宜戶
判深知事體必赴明坐矣俄而下吏言戶判書進字
矣鄭公笑曰吾言果中矣鄭公與府君氣味雖不同
甚倚重之廟堂大小事無不諮議焉
辛亥府君爲賑恤堂上日赴賑所竭誠救恤時癘氣
方熾飢民死者相繼僚堂亦遘癘以歿府君聞又竊
風疾作頭痛苦劇至以青巾纏額而猶晨夕往來終
不告病人皆以爲至難及甲寅府君罷官在鄉左相
鄭公知和白 上曰朝廷方議别薦人才而不必别

嘗知閔素至誠徇國之人宜先收叙臣曾見賑恤時事一時伏節死義猶可易爲不顧其身冒危賑民他人所不能也臣以此知其爲至誠徇國之人矣

尹相國趾完嘗語鎭遠曰庚申初老峯進位台司余意謂此爺清名峻望固宜登庸而但平日言議太嚴峻局量或欠寬洪耶及公莅朝擢余爲嶺伯其後累次超擢未幾爲備局有司堂上備局公事大臣裁斷時有司堂上例爲執筆每於公口呼時或不合於余意則停筆而陳所見公曰我誤思台言是矣卽從之或沈思良久曰吾於此事熟思之矣今聞台言似勝

發吾見亦從之設況思食久曰台言雖如此此則吾
見發見夫奈苦定誠心實服日此節度量如此設籥
爲夭條夷其後福細說爲相余妄意爲大倫者暮燕
乾章五納時醉所見則而公認樂無言全不可否不
得已存其干哲之又自從其憑交集後更不敢發言
而公須接度量過然不同矣
參敎參　肅廟患疾於時　國無儲嗣　症候甚重
中外危懼人心洶洶而君在初位畫則畫日於侍藥
廢寢開　症候夜則退宿於備邊司與諸宰言笑自
若人心頼之由極第三日狀裏多發莊甚妨於吾藥

食飲時淸城府院君金公錫冑以醫術名別入直於
侍藥廳醫官柳瑺善治痘故同參議藥醫官鄭斗俊
言即今 症候咽痛最閙當先治此症淸城是其言
柳瑺曰頭粒多則例有咽痛此則不必深慮即令先
以胃氣然後前頭起脹貫膿次第順成當以保元湯
加化毒湯日再進御矣醫官崔有泰最有名稱而依
違兩間頗右斗俊府君曰此何時也用藥不可須刻
遲疑而議論携貳如是不決將若之何遂請對入侍
少頃而退謂淸城曰大監慣於治痘耶淸城曰小生
雖粗解醫方何以曉治痘之方乎府君曰然則今日

事當專委於柳璿且小生雖不知醫方瞻望 王色以爲虛弱之形即今虛則用補劑熱則用冷劑之外無他道理盡從柳璿之言乎淸城曰大監言是矣遂以璿言書出方文府君親執挾刀剉入參曰崔有泰可斬諸醫皆失色連用璿藥大有效終至平復柳璿論賞超嘉善階賞賜便蕃名滿一國璿嘗曰當日之事專賴閔相公我何功焉

李相國翻爲兵判時自賀班退曰吾嘗以爲猛不如寬今日始知猛勝於寬矣今曉詣 闕則雜下人塡滿 闕庭極其紛沓吾主 闕庭禁喧而下輩不能

尋除遂於多人叢中僅僅穿過入坐內兵曹而見之則下人傳呼曰領相來矣見文谷入來而亦如我之穿身艱過俄而又呼曰左相來矣於是紛鬧者一時屛伏 禁庭廓然老峯步履雍容威儀整肅而去蓋老峯平日號令嚴肅人心畏讋故如此也

甲子崔愼之將上疏也士友慮其將生大鬧極力止之而愼不聽李判書秀彥之弟秀儁謁于府君曰愼疏諸友止之而不從若大監招來諭之則渠必不敢不從蓋愼本北路人府君爲北伯時爲其有向學之志資送於尤菴門下以此愼於府君亦自處以門人

而常常來拜談也府君笑曰諸友識見何其短淺也
尤翁平日言論極其嚴峻多似有太過處而其論皆
主於綱常義理於此而有差失則不少容貸以此世
人苦之者甚多而特以一代儒宗 聖祖賓師不敢
顯加詆訕其識心尊仰者不過吾輩若而人而已若
於吾輩既死之後此事始出則擧世羣起而攻之雖
吾輩子孫亦將眩於趍向世道之變將如何也不若
及此時明白劈破以定其是非也秀儁歸家見其兄
促駕將出問兄何往曰吾將往告老峯以止崔愼之
疏也秀儁曰吾才謁老峯其言如此如此矣其兄亟

輟籌吐舌曰此爺見識果非吾輩所及也
尹判書增崔淮陽碩英皆府君少時同接友也尹公
爲江華留守時崔公之子奎瑞爲臺官以會墨論劾
尹公一日崔公來謁府君府君曰老兄尚記少時事
乎吾兄弟與老兄及泰升尹公同硏時老兄家最貧
不能傳食每食時老兄收聚諸友茶飯以泰升家饌
物稍優故輒對喫於泰升之盤如是者凡幾年矣泰
升設有大罪老兄之子何忍劾泰升乎不料老兄之
薄於故舊至此也崔公曰奎瑞雖小人之子此等事
與聞儕輩議之小人實不知也府君曰其子之事其

父豈曰不知乎老兄此言不誠矣崔公媿謝而退歷
見黃同知世楨曰今日吾受大責於老輩相公如此
如此其言至當只自媿服而已矣
丙辰秋鎭遠年十三侍府君于忠州墳菴一日夕府
君見鎭遠有寒凜之色手撫所着之衣含淚曰無母
之兒可矜矣日寒而不得授衣寒苦如此哉
丙寅冬鎭遠忝魁柑製榜出後往拜府君於三淸洞
則府君教曰汝少年登第毋曰能事畢矣必於書冊
上工夫倍加勤勉可也或値人事膠擾之時不得開
卷誦讀則雖以手撫冊勿忘日課之意好矣吾聞在

昔尹相國承勳語人曰吾之文章爲六卿時則恢恢矣及登相位甚覺艱澁云蓋官愈高而用文處愈多故也鎮遠敬受教而不能自力用功及名位猥高之後副急之疏啓每若苟簡追思前日丁寧之教不覺愧悚流汗也

己巳秋府君旣赴謫西塞凶啓繼發八月初鎮遠適先府君禫事卽隨判書從氏往侍謫所閱三朔凶啓之止洎無期而客中無以繼糧十月念後將趁吉祭先歸臨發府君戒之曰親舊間汝以先歸之由則汝須以客中食道甚艱仲父命歸故不得已辭退答之

可也蓋汝輩今日所遣非常吉祭反輕若以吉祭歸重則道理未安矣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峰老數